

新脩麻陽縣志 第 函



新修麻陽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玉簡金書鳥篆探岫嶺之秘美人香草騷經補風雅
之遺寄豪吟於吳楚乾坤氣吞雲夢抒偉抱於江湖
廊廟波撼岳陽蔣城實美秀之區麻邑爲人文之藪
得江山助都人士寄興偏多結翰墨緣名公卿留題
不少朱懷忠稱詞壇宿將滿太僕爲名教完人樓記
與存分光輝於日月疏披直諫擬文字以風霜髻齡
陳代父之書慷慨上平苗之議言惟居要卽是片羽

吉光材果軼羣何嫌連編累牘殘碑斷碣蘚點徧摩湘
月晃雲竹枝高唱蓋清淑鍾於天地斯文章壽以河

山蔚為

國華傳心香於一瓣采入邑乘留韻事於千秋

藝文

重脩同天寺記

宋熙寧
縣尉

黃叔豹

錦州唐之盛時爲江南道大歷之後方鎮跋扈河北
山東之地天子且不得有自是以還唐之州郡名存
實亡而版籍貢賦不上於縣官者所在皆是況要荒
萬里之外乎熙寧初王師初出復河湟數千里之地
於是五谿之會悉以其地與衆內附而唐之遐荒遠
裔始復爲中原有六年十二月城錦州徙辰之麻陽
治之而以其縣隸沅州八年卽城之東隅爲淨屠寺

詔賜額同天又詔歲度僧一人其後二十年余來尉
是邑官舍民居類皆茅茨板屋上漏旁穿獨同天僧
舍穹堂與殿樓觀環傑門廡深邃雖通衢大邑罕有
其匹問寺僧則道冲主之詢其始有僧緒居此屋室
僅足以除風雨而其徒乞食常不足凡五年而緒死
繼舉道冲爲住持乃召集其徒謀曰今吾徒有寺而
無屋以居有衆而無田以食冀時行乞於人終歲勤
且益窶若將致吾力以求天地之利生吾禾植吾稼
築吾垣建吾舍庶幾將休焉於是得官之棄地於縣

西南二十里高則壟斷磽确下則濡澤沮洳以爲黍
則積潦而不洩以爲秔稌則五六月之間水無所滯
方官募民佃耕皆過而不顧始與其徒披攘荆棘誅
鋤草茅度地之原隰視山之流泉築堤絕溪激水而
上鑿山刊石以爲畎澮夷高增卑身先畚鍤藟藿
食蕤菽窮日力而不休積十年而溉田幾百畝又因
寺故址增斥展拓芟除荒穢垣墉而塗茨者縱壹百
八十三步廣一百二十四步伐木於山役工於徒凡
樸斲甄治板築污塲之事與夫土木金甍髹彤黝堊

之費未嘗求助吾民至是二十年而棟宇穹窿聿觀
厥成自門闥至殿寢與夫庖湑庫庾便齋宴室以數
計之爲屋二百四十有五間以此窮荒虎豹之區條
化爲莊嚴法界非其智足以有爲弗及此惟吾士與
農幼學而壯行寒耕而暑耘其勤亦已至矣然而蓬
戶甕牖短褐糟糠常不免於其身而浮圖宮室乃獨
屹於一方卽其居室器械衣裳皆出於其力而不求
於人則冲之視其黨亦無媿矣非獨無媿於其黨也
吾民游惰而不衣食其力與夫士不致力於學農不

致力於田工商不致力於器與貨是皆可媿矣冲之
績可書而傳予故爲記且使熙寧開創之歲月有考
焉

縣志卷之十
田賦
田賦之制
田賦之額
田賦之徵
田賦之納
田賦之存
田賦之支
田賦之入
田賦之出
田賦之盈
田賦之虧
田賦之平
田賦之調
田賦之濟
田賦之通
田賦之達
田賦之周
田賦之遍
田賦之均
田賦之平
田賦之調
田賦之濟
田賦之通
田賦之達
田賦之周
田賦之遍
田賦之均

重修儒學記

明學政山薛綱
陰進士

麻陽古邊邑也僻萬山中密邇洞寨爲苗寇所侵燬者數矣學在縣治西北創建於宋慶元重修於延祐至明正德間議修葺之景泰乙亥歲苗寇猝入焚燬縣治學舍殆盡惟不及大成殿歸然若魯靈光之獨存也一時士民莫不神赫之輒欲修舉以窘於財力弗克有爲更歷二三尹不得已伐細木以爲楹誅豐茅以代瓦塗埴補綴無明倫堂爲兩齋不剪不飾難備風雨大成殿雖存亦蕭然敗宇頽然土牆而已師

生皆僦居外處每一聞鼓聲則羣然而來一揖輒散去絃誦廢絕學業因之而荒蕪矣成化壬寅冬十一月予督學至彼乃啾啾嗟嘆進縣尹范順諭之曰烈火不及大成殿以有吾夫子在天之靈也久而不葺無乃違天逆神乎范尹聞予言不覺茫然自失唯唯惟命予度其縣小而財無所出功大而力有弗給親爲措置區畫又命教諭李厚以饌堂餘銀助之大率功用之直十有三矣未幾范尹庀材鳩工殫心竭力首葺大成殿次建兩廡次櫺星戟門次明倫堂兩

齋又次學官廨宇生徒號房一皆去茅而瓦去舊而
新西冕諸峯屏峙增秀龍門錦水映帶生輝非獨山
川爲之改觀而來遊歌者亦鼓舞踴躍進德修業有
倍於夙昔矣丙午歲冬十二月予至沅州范令率諸
生來就試遂以文請予喜不能已又進諸生論之曰
苗寇能火吾學舍不能火聖賢之道詩書禮樂之教今
得范尹興廢舉墜致力於煨燼之餘則絃誦復作文
教聿興吾道光明自若也譬如利欲能火人心不能
火吾義理之根柢惟學者能因其所明去其所蔽固

其根柢之所存則方寸清明欲焰不熾小而賢大而
聖何所不至近而身家遠而國與天下又何往而不
得其理豈特取科第縈青紫已哉諸生亦唯唯而退
嗚呼范尹以唯唯而成興學之功吾不知諸生之唯
唯果能有成否顧其成否雖不敢必而激揚勉勵之
責亦不敢不盡遂次第其語俾鐫諸石一以勵諸生
一以表范尹之用心耳尹名順字邦祥直隸徽州府
休甯人蒞官廉能縣當火後百廢皆其所舉而修建
文廟學署其一事云

築石城記

明太守徽
州進士

戴三敏

麻陽屬華夷之交山水奧僻民生無異業率多力農
衣食不假外求而自足獨路與鎮筸銅平諸苗相通
利刃勁弩由五寨猝然而至畏其毒者無所於避邑
故有土城景泰中毀成化壬辰有都憲吳公琛者撫
視惻然欲其舉廢版鍤經始勞未集而去土無蓬蘽
之庇風雨淋澆日以崩壞縣治寄寥曠中扃鑰弗固
亦惴惴然針氈如坐常艤小舟於江澨寇至則偕吏
肘印解纜鼓棹以避寇退則反外此無殊策庚午春

金華張煇以高安丞擢令茲邑下車嘆曰苗狎侮乃爾城不築欲爲邑得乎會余來典郡事令具以告心大韙之遂呈於先廵撫都憲金陵陳公鎬公曰此守令責也於是程事度費發帑贏金得八百兩有奇役民從事凡屯田之戍於境者檄其長督之較舊增式廓焉爲丈計五百有四高一丈有五闕殺三之一裏以甃石下闕四門門上爲重屋鼓樓箭梁渠答藺石巨細畢舉煥然有金湯保障之勢自是官休於庭民恬於市而苗之過者輒一寄目而走蓋越三霜而城

始稱完美及余轉令官張令復述士民劉倫賈友信
輩之意來請記余復之曰大易言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蓋取諸豫言有備也張令職思其憂知所先務殫
乃心力底於有成所以副余者甚善然其體恤保愛
敦本重教凝固人心有加無替俾去之日人咸指此
城爲張令甘棠焉余不益有光哉張令勉之後相繼
而令茲邑者吾知有由勸矣卽慨然欲興舉之值歲

未稔耶果爲越明年復謀於純首捐宅俸以市良材
因思功結費大諭民有餘貲者重助以襄土木之重

金華深州以高安丞播命茲也下車嘆曰苗獬獨乃
爾城不樂微為邑得乎會余來與郡事令具以告心

而命茲呂昔吾賦亦由博矣金陵陳公錫公曰此守

賦欲題命甘棠焉余不益亦武殆題命岷文對牀繼

媒本重幾幾國人心有吐無替軒去之日人賦詩出

江心比風筑育淑河以隔余昔其善然其豔也對變

容蓋瓊前漸言育辭也題命艷思其憂映酒決祿駁

輩之意來請臨余對文曰大愚言重門攀林以於暴

故蘇宗美又余轉令官題命對殿士且隱俞買文計

重脩文廟記

明廣文方純龍泉人

嘗聞學校之興在政教得人近來司牧者務博聲華
勤簿書以爲能司教者謹守祿秩以冀遷去其於學
校之圯蕪常漠然無關於心純濫膺學職自分不稱
第自到任以來夙夜惕勵恒盡心於分內况廢圯尤
爲切已事乎奈力小無措難肩厥任因循仄歉者久
之宏治庚申李侯來宰是邑即慨然欲興舉之值歲
未稔弗果爲越明年復謀於純首捐己俸以市良材
因思功浩費大諭民有餘貲者量助以襄土木之重

諸將就緒始諏日起工先大成殿次兩廡戟門次櫺
星牆牖及聖賢座像逐一塑繪渾堅盛麗倍蓰於昔
凡者皆侯所措置止堂齋未畢侯以才調長沙程侯
繼之亦大留心完美功始告竣純高二侯之義不類
於俗得以抒純之遐思因畧著其由於碑陰以爲後
之司政教者勸李侯名春字仲仁江西浮梁人程侯
名良能四川涪州人經始於壬戌年十月己未落成
於次年之冬時董役耆民則黃子容聶彥宗田濟慕
義鄉民則田如山田子義其最也用得併書碑云

邑侯李公志思記

明本學教
諭陞縣令顏

參

嘗讀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教夫政善則人
心思之政惡則人心斁之夫所謂思善必其在位之
日多施澤於民以故民心之感戴思慕無間遠邇智愚
老穉雖至歿世而不忘此甘棠之勿剪勿伐何武之
去後見思夫安可以猝求哉嘉靖二十年秋八月海
鶴李公以辰郡通守按麻舉邑士民爭先祇迓懽忻
鼓舞有若更生參見而異之進諸生問曰曩侯當道
未有盛如今日者何也羣起而對曰宏治元年百拙

李公宰吾邑迨一紀善政善教深有以及民民思之
不少置今海鶴公廼百拙公第四子也原隨學於此
距今四十餘年未獲一睹幸守吾郡復來得見如見
百拙公也感慕侯迎情容已耶參曰如二三子言則
李侯之政善矣願聞其詳僉曰邑近苗彝俗習日敝
侯知起於學校之不脩於是葺齋建號羣弟子負笈
於中給油燈貺紙筆月三試拔其尤者厚賞之業荒
者薄懲之一時人文振起侯之力也景泰間民被苗
侵多棄地外避致平清偏鎮銅五戍卒乘機盡占復

籍者大半有糧無田侯不勝忿抗疏於朝着戶部劄
付委侯會同各衛指揮清理民得稍復故業侯之賜
也宏治五年鎮葶苗亂縣治殘燬侯義憤所激效死
守之卒保無虞兵燹後城內外多隙地侯招商填實
不課以租迄今貿易漸興民得安居侯之遺也他如
脩倉積穀以佈賑訓卒繕城以禦寇清政原疹民瘼
祛積蠹以厚下凡此惠澤至今頌之今見海鶴公復
來誠如百拙公再生也其感慕迎候之也固宜參聞
嘆曰善哉百拙公之爲令誠有以得民之心矣賢哉

海鶴公之爲子誠有以顯親之善矣父作於前子述於後不可以觀天之厚辰麻乎嗚呼非海鶴無以見百拙之有功於民非百拙無以肇海鶴之遺慶於後是天有意於斯因以觀從政者知施恩以及民卽作善以及子也勉爲善於今卽循良可復古也其於聖朝重守令之選不庶幾有補哉諸生聞之遂述以告金山朱公朱公曰是可以記百拙公用以繫民之思也抑規爲令者善後之箴也時參甫陞戒行有日迺授新諭恒斯陳君書之石百拙公名勝字惟吉海鶴

公名冬字時貞直隸通州人俱以鄉貢登仕版云

歲丙午... 天子命來宰麻陽值逆苗

... 議勦平需時商屯重

兵固守其地四月... 譚家寨幸有擒斬功六月由

小坡寇縣治復幸有過截... 意將來之患漫未可涯

斯守不可以不慎也乃因舊水門樓新之蓄矢石備

... 登眺夜則宿守為軍民倡誓將與斯城為

存亡... 存夫存不存勢也與之者心也

勢無如何心吾得自主也城苟存焉吾固與之俱矣

海鶴公之為子誠有以顯親之善矣後作於前子述
 於後亦可以觀天之厚反厥才嗚呼非海鶴無以見
 百拙之有功於民非百拙無以肇海鶴之遺慶於後
 是天有意於斯因以觀從政者知施恩以及民即往
 善以及子也勉為善於今即循良可復古也其於聖
 朝重守令之選不庶幾有補哉諸生聞之遂述以告
 金以朱公朱公曰是所以記百拙公用以繫民之思
 也抑規規焉有善也時參甫醒戒行有日迺
 公許於守却負直棘風人財以潔貢登出魁云

與存樓記

明麻陽縣令朱

瓚新淦孝廉

歲丙午臘有廿日瓚奉聖天子命來宰麻陽值逆苗稔亂時出千紀大中丞公建議勦平需時商屯重兵固守其地四月苗刼譚家寨幸有擒斬功六月由小坡寇縣治復幸有遏截績意將來之患漫未可涯斯守不可以不慎也乃因舊水門樓新之蓄矢石備鈐板晝則登眺夜則宿守爲軍民倡誓將與斯城爲存亡因題其額曰與存夫存不存勢也與之者心也勢無如何心吾得自主也城苟存焉吾固與之俱矣

萬一不然吾豈忍獨存哉是故操俱亡之心然後可
以存俱存之勢李英公之長城寇萊公之鎖鑰古之
人逃矣乃若守臨淄而雍門焚茨猶請合餘燼背城
借一守睢陽而羅雀掘鼠殺愛妾以食士而猶不肯
下者彼何人哉吾不敢多讓矣雖然天險不可升地
險則山川邱陵與存吾心之天也與吾存民心之天
也天天相值險斯不可升矣天吾天而民心之天弗
應焉雖隆麻之城到天無益也必也沉竈產蛙民無
叛志夫然後可與存矣敢用是爲我民告

細柳營記

朱瓚

麻陽阻山帶河界在苗疆其郭東北爲得勝洲縱橫
數百步坦然平曠出乎錦水之上置演武場昔有亭
煨燼於兵燹僅茅屋數椽瓚初來懼弗稱捐俸創瓦
屋三間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叅將孫賢奉聖
天子命肅靖五谿駐劄是邑惟時戎務方殷總督並
權巡撫贊務院道協謀民用安輯公不忘危時就簡
閱病其風水狹小爰相地形謀與朱瓚新之曰是有
司事也公曰吁嗟乎民力竭矣我其任之於是命指

揮使張以時百戶王綬督士卒採木石造灰瓦經營
四越月而功告成焉由轅門而入前爲演武亭後爲
武侯祠最後爲退食所周遭疊以巨石環以高垣凡
地勢之高者下者頽廢而逼隘者煥然一新矣復慮
山水時溢繁蒔柳以殺其勢因題之曰細柳營而屬
記於瓚瓚思細柳之名漢周亞夫以真將軍平匈奴
營屯細柳因以見稱今山獠煽亂數年民困極矣公
入境而邊陲乂然黎庶賴以安商賈賴以通薦紳士
大夫與凡百執事賴以休息上紓大府南顧之憂下

解元元倒懸之厄茲營之名固不可謂偶然也公負
文武才天文兵書罔不精熟尤御士嚴肅刁斗部伍
整然使人畏之士卒惟命是聽雖生死在前無所顧
忌茲役也曾不煩一夫而功成蓋威令素著如此將
軍有真獨在漢爲然哉照耀人耳目茲麻長自漢
迄今亦知血食祀至於將軍忠義之德卒未聞撤
詞揭石雖有祠於麻長而麻長之祠祀凡法施
於民且勞定國以死勤事而麻長之祠祀大異於
此皆得列於祀典况兼而有之則褒崇報饗愈久愈

揮使張以時百戶王級督士卒採木石造灰瓦經營
 四越月而功告成其為山嶺間而前為濱水後為
 武侯祠身役為之其地高峻以高其地
 地勢之高者下其頽廢而逼隘者煥然一新矣復處
 軍中真跡在莫為始造其勢因題之以柳營而屬
 息茲於此曾不歎一夫而此歎蓋與合素昔以此
 整然與人異之士卒雖命長繩繩坐取亦前無視
 文苑大天文吳書固不敵煥武隘士蠟蕭口卡浩正
 賴元元困憊之可茲營之各固不可貽謝然此公負

伏波廟碑記

明邑令桂林孝廉

黎九臯

邑有伏波將軍祠巍然屹立于郭外山隈下瞰錦江巖林蔭翳肖像森嚴邑民無論遠近每有求輒親禱焉今年春臯奉命來合是邑率諸同事渡江瞻謁遐思將軍功德垂之青史照耀人耳目顧茲麻民自漢迄今亦知血食以祀至於將軍忠義之德卒未聞摛詞揭石雖有祠無異乎無祠焉夫聖王制祀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有於此皆得列於祀典况兼而有之則褒崇報饗愈久愈

隆豈爲過哉謹按將軍少負奇氣家貧嘗爲田牧殖
產既富最好施予自莽賊肆篡雌雄未定卽知帝王
有真聞隗囂貳漢極陳滅囂之術指畫形勢開示分
析使虜在目中將屬皆降隴石遂平非所謂以勞定
國者乎交趾女子反帝拜爲伏波將軍擊之大破其
眾銅柱爲界永靜邊陲遺書誠子俾效伯高敦厚周
慎毋爲輕薄可爲後世法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武
陵蠻寇臨沅馬成討之弗克帝遣四萬人與征軍至
臨鄉遇敵斬獲二千餘級雄溪叙溪酉溪漚溪辰溪

計日可平奈壺頭星隕復陷於梁松之口而首邱未
遂又非以死勤事者耶厯事世祖二十餘年自壯至
老躬冒矢石首鋤先零繼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征
溪蠻願以馬革裹葬迄今湖北一帶咸壯其志慕其
忠立祠祀之遇有水旱疾疫者禱之卽應其生能平
劇患死能庇邊民不謂能禦大災捍大患不可也夫
以將軍之鴻功駿烈較之當時諸勛臣孰能過之然
卒以椒房之親不得肖像於雲臺豈寇蔡馮耿諸人
反出其上哉昔人謂明帝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

所以爲私信夫將軍能威震邊夷而不能彌梁松之
謗能血食後世而不能與諸臣之列蓋其所能者天
也所不能者人也於將軍何憾焉臯不文因謁將軍
祠慨其無碑以紀功德之盛姑述其顛末爲麻民告
亦以使後世知所以崇祀云

然鑑取以爲事矣矣哉今歸此一帶取其志錄其
李侯官天下首嶺於零羅守關西出空其平空彼於
殺其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義伍亭記

明邑令漢川人蔡心一

余初來麻及境即聞治雜屯卒率狡心悍行最稱難
治惟大平屯有雷聲貴獨平易不羣好行方便事蓋
眾屯翹楚也惜乏嗣焉余領之歷三載未識面一日
經其地見山路坦平石砌整飭詢之舟人對曰聲貴
禱嗣善果也逮旋跪丐余言於道左余以素聞慨許
之無何有舟人爭渡之誣余嘆曰素聞聲貴好人乃
出此乎及質成竟直而誣者殿罪余益肯之又以公
冗弗暇茲考績歸復再四跼懇余謂之曰爾與木居

請以木喻夫蠹其心者葉必萎淺其根者枝必瘁汝知之矣然蠹與淺豈無自耶蓋木腐於中則蟲蠹於內寄生陡險斯風搖水啣乘之是萎與瘁也非自取哉汝能平易其念則厥心實而好矣况多行方便則置身稔且厚矣其子息繁茂天豈靳之耶雖然汝存此心汝止一人好耳汝修道路止膾炙塗人口耳汝之眾屯俱汝親戚故舊也能推此以錫爾類俾俱好其心毋爲蟲蠹俱善其行毋被風搖水啣淨洗平日狡悍之習則吾與爾輩交讓省事將不小矣天之報

爾者止一嗣乎哉爾敬勉之毋負余諄諄可也是爲
記

縣志卷之十
職官志
職官一
職官二
職官三
職官四
職官五
職官六
職官七
職官八
職官九
職官十
職官十一
職官十二
職官十三
職官十四
職官十五
職官十六
職官十七
職官十八
職官十九
職官二十

修三子橋記

即萬足橋

蔡心一

縣民張興義尙義人也幼娶滕卿官女生子三長列
膠庠次充衛掾俱聰慧早卒興義竊思行岷羅此惴
惴靡安謹言勅行凡遇方便事輒喜譚樂相之如葺
庵飯僧賤孤施茶濟涉一切俗號因果者罔不殫心
捐營藉求懺脫久未驗忽聽父老云修橋補路此祈
嗣第一事汝可勇爲之興義遂相度巖角凹直走石
羊哨路崎而泥擔負稱苦中阻一澗雨集難渡事急
者病焉慨然鬻產鳩工鑿石伐木填坑陷甃稜嶇而

路如砥架木如虹越月工成未幾雨盛澮盈路被崩
壅橋因衝沒興義愈不自安再走匠闢甃成衢易木
厝石擔負者事急者咸樂走石羊道中旣而房妾次
第生三子俱端偉可愛余下車時已旣聞之一日引
三子來見余因嘆曰人胡不爲善哉世未有爲善而
不降祥者存方寸地留子孫耕地云方寸能幾何哉
存而不失卽能動天地感鬼神轉獨夫而多男易衰
門爲盛族今見爾三子爾方寸得矣幸不耄耄荒此
念則三子所就詎可量哉嗚呼福善禍淫天道之常

即今興義老竟有子天意可知已即借爾三子以名
茲橋興義跪謝曰邊氓辱指迷矣仍望賜鑿道旁以
為往來者勸

傷無關於世者取仰惟墨泉朱公當世

人龍也嘉靖丙午奉命來合茲邑適苗猖獗手劫

如累卵公建策存樓勒石自詔委身殉國

定矣厥後其禦謫無虛日於降賊如惡父母起不

敢迄矣丑秋公竟以苗氛弗靖憂勞捐館百如論與

不諱靡不悲號痛在蓋其坊守以怒施澤最以自有

不容已者情

...

...

...

...

...

...

...

...

...

懷忠祠肖像記

蔡心一

天挺英豪徒然乎哉其生也必有所爲其沒也必有
所思豈若庸儔無關於世者耶仰惟墨泉朱公當世
人龍也嘉靖丙午奉命來令茲邑適苗獯獮孤城勢
如累卵公建與存樓勒石自記委身殉國之心亦已
定矣厥後捍禦籌無虛日撫摩瘡痍如慈父母越八
載迄癸丑秋公竟以苗氛弗靖憂勞捐館百姓識與
不識靡不悲號痛泣蓋其城守功懋施澤最弘自有
不容已者聞諸當道爲請於朝許建祠歲饗額曰懷

忠是固國家表忠報德之典亦麻邑士民素所歆
者也萬厯癸未秋心一承乏濫竽繼謁公祠不覺傷
感旋捐俸改公祠於新學署左規模較前畧備足妥
公靈公之舊門生胡子朝陽率通學弟子員劉廷鳳
等命匠肖公像於中堂冀永瞻仰不旬日告成懇余
爲記或曰公去茲二千餘里公子孟震現握樞秉要
望躋宮保懿封鼎祀大慰公靈迥非夙比其不眷戀
於麻也審矣余曰不然公靈如星在天無處不照麻
固過化者况士民信深思至焄蒿悽愴常若見之余

固諒公靈獨顯應於麻也不然胡水旱疾疫有禱必
應如此耶蓋公之生也宦游茲土爲斯民召杜其歿
也必靈佑茲邑爲斯土福德則茲像之肖當與孔廟
並悠久矣先儒謂仲尼萬世以天下爲土余謂公萬
世當以麻爲土也於是乎書

州官以祇欲土此知是平準

並知是矣欲需商中及商地以天不欲土余將公萬

此必盡於茲邑為湖土脈斷因茲穀之資商與存厥

無暇此慨蓋公之主此宜知茲土為商且存其然

固藉公銀國賜厥利此不無財水旱矣或亦願也

重修儒學記

明湖北道番
馬進士

郭棻

錦城儒學自宋慶元間邑令張大鼎創建至元尹蔣
瑄遷城西隅明初因之宣成中諸令先後增脩前督
學薛公綱記其歲月鐫其訓言冀士人有所卓立言
猶在石也第成化壬寅冬抵今百有餘歲母論石木
朽泐丹堊濩落奠址卑窪無以凝聚秀氣而宜邕人
文卽一二學士大夫詢諸堪輿家咸謂宜仍宋舊以
握西南之勝萬歷十年建寧余君夢呂來爲令毅然
以遷學爲已責方在經營鳩工僉功尋以事去四川

漢州蔡侯心一以萬歷十一年繼至銳精圖之又立
六楹工始告竣爲先師廟五間明倫堂櫺星門戟門
儒學門各三門啟聖祠在堂之左敬一亭在堂之右
東西廡各五間齋房各三間宦賢祠各三間致齋省
牲悉有所樂舞祭器咸備其制前環以泮礪壁水
清漣傍植以桂枝柯菁葱教官衙舍各三間三座內
外嚴整爰居得所復爲置沿溪大洞洪潭等田若干
畝俾課業者可仰給而膳其矩矱之嚴規模之大輪
奐之美綜理之周靡不鉅細咸宜非其任之人力之

專曷克臻此哉

專風文類出好

長虹橋記

明太僕卿
麻邑進士 蒲朝薦

記長虹橋者何記余祖孫父子之創繼於無替也橋
字以長虹者何前光祿卿趙君作郡時之留題也意
者謂其綿亘於里隅有襟帶一方之勢故以長虹題
乎間常摩視先曾大父道左殘碑有長虹一語則留
題字額已兆之百年前乎里東之溪源遠流闕關切
通途病涉者非自今矣先曾大父交紀於宏治初採
修木以架橋人始稱便正德中水驟至漂其橋木歲
丁丑乃採石爲橋衆愈誦德焉嘉隆間先大父如曉

頻加葺治越今萬厯初年河涯內徙前橋入烏有鄉
矣家大人廷素懼先蹟漸滅沿溪度便視前橋內移
十餘丈砌礮構橋旋卽告成衆以能嗣祖德躋之越
今載谷內龍伯出潛風雨相隨木石齊下塞橋之孔
而橋遂壞時以家務冗窘圖暫爲支吾取雜木作橋
架橫鋪錯薪土覆以土人亦便於行無何而陽烏值
亭午匪風匪雨橋忽中折家大人聞而歎曰彼蒼之
督吾恢復先蹟也歲丁巳之陽月呼衆匠度山鑿石
予適以先慈歸窆廬於墓偶歸省家大人問視畢遂

叮嚀云惟茲橋功爾弛擔觀厥成於何時爾宜宵則
臥廬所晝則視石場橋可考成行道可速得濟矣予
唯唯此後率胞弟朝拔躬親其勞冒暑雨與石匠伍
石集如阜運就溪側日募運夫五六十人予與弟自
操舟焉嗣是日課砌入土不厭深掘數尺奠石址傍
亘不厭厚屹屹石果腹焉支上流欲其遠當衝石埭
延丈餘出水身欲其高較舊墩增崇數尺石工業有
次第矣隨捐資買木予復率工師與運夫入深山披
荆棘擇採松杉榛栗諸嘉植督運就橋所工師隨材

墨之斤之以柱以梁若板日又兼課木瓦之工更邀
天幸茲冬寡雨雪匠作不少輟卽家大人以望八之
年時臨橋所坐督焉若綦縞煩粒釀之籌臧獲勞奔
走之役曾不得少休並日綜理並日拮据歷嘉平望
前一日石工完矣橋亭豎矣前於河涯檢出舊橋數
大石呼匠模柱式鑿其四爲限過半是日亭聳立於
橋頭四大石相向護持於柱足儼輔車之相依等岡
陵之鞏固村落改觀川流屹峙橋功觀厥成行道永
無病涉矣摩挲四大石寄砥柱之思先曾大父其不

忘乎前之橋成以丁丑臘月今之橋成以丁巳之臘
轉眼百年豈橋之鼎新亦自有數乎橋溪之內岸植
楊柳數十株以禦溪冲橋西之河涯植楊柳數百株
以禦河冲則又推廣先曾大父遺意爲溪橋長久計
耳匪獨此也先曾大父家頗厚零星稱貸券可千餘
金遠邇倉儲穀粟可十餘所晚年焚券捐儲聽人自
取贖焉又有什伯於橋者矣予父子陸續採石平治
道途自澗之東路西達橋施屬於予弟自橋之西路
環繞里巷施屬於予自龍首營之西路直達茅坪里

之東境施屬於家大人總計共十餘里費且不靳亦有倍蓰於修橋者矣論者見無橋之艱阻如彼有橋之順適如此因歸德於修橋之人謂予先曾大父壯年寡子息橋成纔七襮乃生大父再傳而有家大人與叔若準若春三傳而有予之伯叔昆弟七四傳則予之嗣持履施從凡四子弟之嗣受達居化亦稱是諸從姪亦廣矣延及諸孫偕行以亭且自一遞而十一矣里人咸信爲橋功之果報如此先世皆業農逮予起家進士諸衣冠亦復濟濟然里人又信爲橋功

之果報如此甲辰春燕即酣夢依稀老僕輩爲余開
曾大父舊基廣數畝百物充斥其年遂第比獄七越
歲夢間一叟導入淨室見多碑琅琅呼予云此爾家
祖德碑覺後殊詫焉其年竟生還宗支幾絕復繁文
運從微崛起南冠九死更活是誰開而誰翼之哉遡
宏治迄萬厯相繼爲溪橋主人四世矣建小濟永帝
鑒或不芥置也惡知餘蔭非祖德之遠被橋功非祖
德之大端哉啜芳泉以尋源飯香黍而反始茲橋之
亟亟於觀成惟此耳豎亭之詰朝烹豚醢酒就橋頭

稿諸匠作偕同社衆父老飲各盡懽且至懽語云今昔均耳昔者之報經百年而始昌世德增修更可爲異時昌熾之券焉且聞之古有善積而虹飲甕有德隆而虹入室者則長虹之報其未有旣乎予因復云此則豚蹄瓶釀而覬滿篝滿車者之說耳鄙衷正不如是第幸家大人不墜先蹟予伯仲不弛父命焉荷載隆庇殫勞圖治或幸以寸草報三春暉也卒壽於家大人並觴予弟致叮嚀云以餘年增修於善無忘茲修橋之心且示後裔繼繼承承無忘祖父修橋之

心倘謂植標鄉郡型方里黨若先哲之錫類豈非公
善雅懷第懼德薄不足以風耳事竣宜託詞匠筆其
事又慮其藻飾與鄙衷不相肖故不憚揮毫記焉鐫
諸石以垂後時則萬歷四十六年仲春之念四日也
異日倘有騷宗墨客取道閱碑或詢記事之手即奉
詔特勅歸耕山人滿朝薦也巡方過此因請而題以
龍首橋所從來舊矣年久工頽拮据再四閱萬歷四
十八年橋亭塌矣識者慮其所終恐以橋亭之塌而
漸及橋矣何忍並前功付之流水也予以是借議於

諸諸原作借同社象父老飲各

昔均耳昔者之報經百年而始昌世德增修更可

異時昌熾之券焉且聞之古有善積而虹飲甕有德

陪林棟龍隸山人謝賻藹也

其未有既乎予因復云

異日命亦總宗墨客更豈閱輟返陪陪率之手明奉

請不以垂發執俱萬烈四十六平外春之念四日也

事又亂其藪論與滑更不昧肖姓不戰戰亭陪焉

善誅與發對對轉不足以風耳事遂宜陪陪到筆其

心命陪蘇蘇際際歷歷式里黨若若替之融賤豈非公

脩龍首橋記

滿朝薦

橋首有記者何記其課脩之歲月云爾記其里衆樂
施之姓氏云爾尤記其三五首事之勤劬能嗣續前
功云爾本里村首有溪匯衆派橫孔道楚黔之官商
絡繹鎮筭之羽檄驅馳春夏洪流騎步病涉資捐里
衆二拱橋成郡大夫趙行吾巡方過此因請而題以
龍首橋所從來舊矣年久工頽拮据再四閱萬歷四
十八年橋亭塌矣識者慮其所終恐以橋亭之塌而
漸及橋矣何忍並前功付之流水也予以是偕議於

同宗兄若卿若翰隨擇里族之長於幹局而清勤表俗者曰廷燦曰廷尚若事屬焉渠亦慨然任之因率橋側菴張海明徧詣里門募資鳩採居民有張祖德者就列効勞乃各隨其家之豐儉酌施焉首士隨其施之先後取辦焉亭之用木多用石少故木辦於先期石甃於臨事署吏值月入深山度木而秋趨運焉銀箭傳溫督工匠偕作而冬落成焉亭植十間功煩千手慮周於洪流之巨測制劊夫前人所未工下上遞承縱橫交錯中抽以直道洞洞邃邃若鼇背之透

迤旁壁以雙坊屹屹巍巍若鵬頸之軒聳洲泝難肆
其漂流檐宇益綿於鞏固坐卧自如於闕堯有胡牀
之安風塵少憇於涼軒有華胥之逸官商偕便士女
均懽慶徧通達福歸善衆此亦作善降祥之左券齊
民類能言之乃若巍亭截築以固護於橋而長橋崢
嶸以雄峙於水山靈擁載波臣皈依乾紐常寧坤維
永奠此橋亭所恒有之函蓋也清溪亭障掩映三光
東壁翔烏西清偃兔輝纏四七壁合而珠聯此橋亭
所恒有之象緯也柳韓葵嬌菊芬松翠蛙訶鶯媚鴈

語蛩吟此橋亭所恒有之四時也梵傳古刹鐘度滄
浪樵唱雲岡漁歌星渚此橋亭所恒有之聲律也有
橋亭所有遽廬儘可忘年有橋亭所恒有棋奕便堪
閱世脫有策驢而嬉扶筇而遊者有踏雪尋句希志
奮題者予何敢知予惟叮嗾善衆暨異時生斯居斯
者無忘我輩脩橋亭之心則能增脩而世世貽利濟
矣工完且勒碑衆請記於予時予以五碁墓廬無好
懷作記第里中盛舉記之不可以已也予於是乎書

重脩懷忠祠記

教諭蔣鎮楚

懷忠有祠懷邑令之忠而專祀也忠令者誰新淦之
墨泉朱公瓚也公來奚自以
授博士自武昌而遷也奚忠而懷有勞有功而實志
以歿也

世祖肅皇帝二十年間邑方有事苗患會公來正兵燹之
後也邑居萬山中闕不數雉加以兵荒相仍流離過
半煢煢零零倚而爲命者數矣公乃奮矢忠忱思拯
憔悴之民而還之安堵則葺城濬池塞險補隘捍衛

沿江上下編立團保時加訓練既協孫泰戎羅置十
三哨堡以是徙者漸還留者漸安士民皆復理故業
廼爲勸農桑昌文學脩祀典禮神祇異日政通人和
卜於此也未幾建樓於東北城名以與存記之曰城
苟存吾與俱矣不然吾忍獨存操俱亡之心以持俱
存之勢顯然以長城鎖鑰自任即臨淄睢陽之守不
多讓焉嗟嗟此其志果忠耶非忠耶後君子得安位
行道無烽燧之驚非公力能及此耶嗚乎充是忠也
自邑而郡國而天下海無波塞無馬入蠻九夷咸用

賓服可馴而致公之志固將以綏天下者小試於一
邑胡天乃靳之施有所未盡也勞已著而神竭功已
就而星隕人亡城存槍懷何極此懷忠之所以有祠
也雖然盡已謂忠心苟盡則邑與天下無異也存與
亡無憾也存而榮亡而哀哀而血食無窮也公曰與
存吾心之天與吾存民心之天則公固無所爲而忠
於昔民亦無所爲而懷於今固同一天相感應而已
矧公有子掇巍科登顯仕霖雨蒼生柱石廊廟建天
下萬世與存之利固天欲用公所未盡於天下萬世

也公之食報奚止於一麻耶是祠也有司蔡公嘉士
 民之請因移建學署門左高堂構大開闔儼然以妥
 公靈者今則推崇蔡公也蔡公秉冰蘂操盡心邑事
 蓋素以忠為懷故慕公而崇其典也祠成屬楚為記
 楚不敏不敢不以公之懷忠亦以為懷也成之日萬
 歷甲申之孟秋正望也

楚不敏不敢不以公之懷忠亦以為懷也成之日萬
 歷甲申之孟秋正望也

國朝

平苗題名記

貴州副使王世隆

國家承平以來文恬武熙邊陲宴然無枹鼓金革之警
 蓋百年於茲矣其大者自遼薊宣大三關榆林甯夏
 甘肅固原凡九邊連亘東西北三面臺隍礮堡碁置
 星列烽燧相望兵屯將守歲無甯居屹然泰山而四
 維之也然一時有敗盟南下俶擾疆圉者蓋將領之
 選或出於他途倖進不皆行伍曾經戰陣立功而文
 法吏險覈吹求將吏疵病至刻深刺骨是以邊將常

無以任專聞而狠顧脅息不能展布以成功者蓋比
比也乃惟湖廣四川雲貴兩廣閩浙山東西陝右海
邦諸邊則有土彝獠苗倭寇趨起中土奸人怒獸爲
門庭患而鹽徒礦賊與夫山澤亡命風塵呼嘯殺人
於貨之盜不與焉然其作止有時守臣經畧隨宜處
置因事設官亦各不一要在於先事設備既事善後
不使其浸淫滋蔓以至於大壞極敝而圖之乃爲上
策所謂主兵謀伐不費牛酒徑無大患者英雄處事
之術先後緩急利害所見大略然耳故曰奔者舉暮

必有先後可後而先均失時也緊誰不然乃惟湖廣
鎮筸諸苗穴在楚西南裔與貴州銅仁四川播凱諸
苗及諸土官壤地擊柝相聞根盤株據藜勢相倚殺
人報讎爭地爭城嗾使爲變以徼漁人鷸蚌之利而
又加以當事者或觀望推託便安自營分謗避責以
覲且夕遷官是故官愈多而事愈不集師老財費而
無成功者非獨苗彘之罪抑人謀之弗臧爾宣德間
總督張公深入其地幾於掃穴故能保數十年無事
議者至今矐之正德壬申大中丞南峯劉公大叅謀

東泉戴公輩又一平之質其會長殺之獄戮其餘黨
又於銅平鎮單各設守備領勅行事兼制土官衙門
是以上官用命諸苗懾服尚能支持十餘年無事亦
未爲失策也後來無兼制土官之勅故守備權輕土
官驕橫益不可制而欲展布行事難矣議者以三省
相持無專職首尾橫決不便請

朝廷出大臣總戎馬又於銅仁麻陽各添添將領勅行
事故麻陽地有叅將而石溪孫公適以次來代事蓋
麻陽諸哨之衝而孫公以文武才屢經薦剡歷陞今

官衆望所屬也近總制大中丞淨峯張公數年握重
兵居外卒於軍可謂以死勤事矣而巡撫梅林胡公
分守鏡峯陶公兵憲南山高公分巡雙溪曾公與今
孫公皆以長才大器訏謨遠識經畧處置動中機宜
邊人畏戴渠魁旣獲餘黨漸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其他如往者大中丞治齋萬公侑溪姜公大廓王公
三洲李公守巡若一鄒公兩山許公麓泉王公古岸
楊公江村沈公明岸張公秋渠張公總戎楫菴李公
泰將日洲李公南磯石公都閩松坡周公輩皆嘗敷

歷兩省有事茲役與有勞績凱旋奏捷當必有記之者茲不敢贅也抑余猶有說焉夫天下之事固貴於善始尤貴於善終兵事之宜固在於除患尤在於安民苗獠之患自古至今凡幾變矣善始全終安民和衆使無再變不有道乎長屯以戍餽餉不絕公私皆匱智勇俱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顛輿也遠識之士寧不仰屋而竊嘆乎王猷允塞羣材彙征必有長治久安之策非鄙野之人所得代庖而越俎也予日望之而已今春孫公將伐石疏列前諸侯恭將爵里

名字於上以傳之世世俾勿壞蓋使後之人覽此益
殫乃心無怠於茲役以光先而振後也以予生長茲
地知厥事爲詳走使函書乞余言余爲追述其顛末
若此君子毋以爲杞人之迂談則幸矣孫公名賢字
若愚號石溪湖廣行都司忠州守禦千戶所人其於
茲之役多所籌畫厥績偉然有古名將風云是爲記

臣六星曰文昌宮是文昌於帝有匡戴之義以成天
象爲君道之大尤有則天下士能以清明俊偉之心

茲之好之視壽畫視熱軒然亦古各殊風云其欲
昔愚想日對勝觀亦落同忠誠中職于百兩入其然
昔此書于我以錄其人女我精以幸與孫公各買半
此朕親事益精去對面書以余言余為朕慈其願未
取江山無意然故好以武成而好於此以字主身茲
谷守欲土以動之甘甘物及對蓋對於之人費出益

文昌閣記

丁未三月二十四日

陳五典

余嘗觀文昌救劫章戒士子垂訓諸文而知天人之際矣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急而濟乏客過而憫孤一心聽命於天云又考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然則天下士大夫觀象而祀文昌之祠亦其光明之理有以感之也余讀太史氏天官書有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文昌於帝有匡戴之義以成天象爲臣道之大光者則天下士能以光明俊偉之心

舉光明俊偉之事文昌何嘗不在今天下哉縣之南
有地曰新豸坪遡其自嘗有獬豸遊其鄉張姓世家
於此奔葉蟬聯皆指爲豸遊之驗云坪以北嘗構梓
潼閣祀之近且圯矣丁未春正月予歸自明山過而
問之僉曰工葺需時有志未逮予告之曰文星應張
翼星而顯於蜀之梓潼鄉毓天之秀鍾國之華又於
周武王之乙巳歲仲春丙夜嶽降於吳會間爲張姓
再降於周中興時爲張仲詩所稱吉甫燕喜張仲孝
友者也顧第弗深考經傳表見皆不虛大抵在天爲

星辰在地爲河嶽儒者非心文昌之心事文昌之事
未可祀文昌也今諸士以億萬年張氏之子姓紹美
於茲因其閣而新之奉爲文昌閣可卽奉爲張氏家
廟亦可要在明於天人之際爲士大夫身以光明俊
偉事其事不爲士大夫身以光明俊偉心其心吾知
新多之祥必有觀天而察時變觀人而成化成之理
也閣成諸生謁予門而來請予因爲之記



其遠因其開而據之率欽宜昌開河利本設縣以來
 宋何縣文昌出今府士以肅謹本節如欲示其誠美
 其氣必顯為何縣謝林我亦文昌之志華文首之華

遊巖洞記

陳五典

今夏多霖雨民樂有秋倍於常年余覽勝之情方高
又不欲作無事遊必得同心二三相與搜奇紀勝以
無負此光化而後山水亦得人而快意焉噫異矣麻
陽山水不知幾历年所也至今日始得吾輩彰美則
山水之有待於人亦猶人有待於人也戊申夏盡秋
前之七日喬漱源楊彥旃約與遊巖洞聯轡出東門
走大麓左山而右水水聲隨山高下雪浪千尋羊腸
一道立馬高崗俯望齊天西晁煙嵐出沒盪我心曾

不啻滄海日出時也又行十里至水塘峭峭長闕朝
見來迎乃得少憇進雞脯村酒直半日間小集闕爲
請立碑紀時喬沅陵廣文已頽然欲酣矣少焉密雲
細雨暑氣全消天殆以薰風而解吾民之愠民亦樂
得時雨而舒吾憂乎行行且止路峻而馬遲訛鄉民
知洞天在指顧間也約馬行八九百步至楓林大樹
下僕夫不前馬首迷所向又知歧路爲入鎮城之便
道也於是策馬前驅步約行如前而迴崗獨立招喬
公同望洞門軒處徐下平坡厯蜿蜒長坂曲徑通幽

石路嶽崎將欲馳馬飛下忽見桃源雞犬太古桑麻
不覺頭新耳目遙望三士偃僂道左葛服布履坦率
有名士風山峯遠近爭奇長林翠竹茅簷菌廩參差
盡致何殊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至此者猶不能舒俗
眼滌塵襟此亦雕鏤泉石唐突煙霞不足與言山水
也既而繫馬林臯脫冠花下距洞門一箭地憩茅齋
而小飲亦可以暢叙閒情頃之登石道探舊所遊觀
風景依然洞門綠蘿垂煙懸注飛雪唯不見西巖瀑
布問之而知丙午春爲飛龍攜之而去破城藩傾垣

舍正其時也既入石鐘滴滴有聲仙田盈盈皆水樓閣參差不須椽覆蓋鄉民舊爲避兵計今存之而雞棲豚栅鳴吠依然當年煙火爲家可謂和樂者矣轉入洞東有池清澈可鑒而蘭亭之鵝西園之鴨皆能沐浴其中靜觀自在石屏所照天門頓開吾與同官偏於深靜處探竒噫嘻山今得人知以鳴其不平見今世無知人者而人之知不知又無論已予兩遊洞中每到內洞壁門欲入鄉民私爲避秦地不肯使他人問津輒給從者曰此中非善地不可入也余因此

中如不可入不幾使洞天深處神仙笑人乃乘輿先
入砌門數武覺神明在心目之間朗然欲照而知脈
脈而深者水也嵯峨而立者石也瑩然如蓋廓而有
容者洞之天也余乃倚石而歌水爲之淳山爲之嘯
喬漱源楊彥旃撫掌而和之陵谷響處從人皆不覺
豪呼爭進秉炬而隨者數十人火炬星飛照耀洞天
如晝笑者笑譁者譁恐者恐行而詠曳而履者鬚帶
露而手捧天者則皆遊人之情況也入內門將半回
視所入處如月之初若明若暗前望隱隱有光者則

洞之尾間如日之將升也方尋後洞出彳予而左忽
出一境巍然而突兀者則鐘乳石也瑩然而垂垂者
則石佛手也亭亭傍列呼田生可鑄深天深處紀年
月日姓字則洞中之洞天外之天也從人以炬盡促
予尋路歸予曰不然此中大有佳處唯定生靜唯靜
生明况此不待定而無不靜又何必借明於火炬也
又從左手攀峻巖踏雲根撫玉柱金沙光遠而自他
有耀則石髓之流爲水晶者也此處若有神仙陰相
處處見奇因思桐柏山人餐桃食後歸來甚急未必

有此奇觀也回步到先所望日升處絕塵而前同遊
人皆瞠乎其後獨出洞門深處睹天光雲影不知天
地在洞中亦人間別有天地也門後峭壁千尋恨無
女媧補天手猶多缺陷乃步遶洞外約里許復上洞
之東門高望洞中層層懸壁凌雲巖孔流光余低徊
久之乃踏從人之局次第下平原盤以阿固可憇而
可詠也喬公止予曰觀止矣大矣如武夷九曲之無
不有也奇矣如蜃樓海市之無不幻也雖有他勝吾
不復從遊矣余曰未也吾身於洞之奇處不得久留

今於洞之可留處而不得其大奇猶未足以明吾遊之樂而見斯山之無盡藏也於是攜喬公登洞南門最高處棕竹從石間生玲瓏嵌空可坐可臥可歌可樂楊彥旃爲話先年遺事亦殊中人聽云京山有王姓者採藥山中歷五世自中州歸子孫以爲荒唐不復認識後遂不知所終然則劉阮七世而歸漁人信宿而返遲速不同要之仙境都在人問不足異也田生龍道乃備酒天洞平處中有石城延亘不可躋攀爲置木梯乃得上城之內較平一人一手庶幾俯而

下也及席左右顧盼方識爲先所秉燭入洞源高處
有石屏可倚有天門可鑿依依雲樹望如甕中洞口
雨雨風風而洞中則寂然靜也酒酣呼枚耳熱吟詩
總不管山靈紀功過搖五嶽而追四明狂客興復不
淺矣仰觀洞宇高張層疊如雲滂漏餘音高深斷續
煙雨聲靜中飛來迎人載笑又何計身之在洞而遊
洞之人非仙也於焉夏涼初收夕照欲暮從人促予
來歸山神謝我而去而阿羅百數石佛巍然自飲處
轉出洞之大門怪石厯落領畧不全歸途餘韻意不

盡書而萬聲樹滿千巖氣高行看來時立馬處恍如
行雲霧中喬公曰崖峻防身路嶮穩腳諺言可誠也
遂縱馬於前趨步隨之有頃雨收天際日啣岫中白
雲在山秋水浮綠因回首同喬公勒馬玩之又見漁
人捕魚新水樵子擔滿煙嵐皆避路言曰此我明府
遊巖洞歸也然後知吾非雨不能有此遊民非雨未
必樂吾之遊卽洞天非雨亦未必能得人之樂遊其
可遊也吾故述遊洞以來至雨止亦自雨始

重修儒學記

國朝麻陽縣知縣黃志璋

記曰儒者之學心學也精言之爲窮理盡性大言之爲經綸參贊體用一源而微顯無間是內聖外王之道也三代帝王以聖人居天子之位旣自明其德尤欲與天下共明其德莫非此道也卽莫非此學也自天子之都以至於諸侯之國無不建學立師因義命名以共昭此學於天下是所謂三代共之者也而子輿氏蔽以一言曰皆所以明人倫也豈三代建學之意惟是庸德庸行示斯世以共由而所爲性命參贊

之微旨有非人人所得與知者哉曰非然也儒者之
學心學也吾心有仁形而爲父子之親吾心有義發
而爲君臣之義以至於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
信莫非心也即莫非性也莫非命也故必仁極仁而
仁性盡仁性盡而後父子之倫始盡義極義而義性
盡義性盡而後君臣之倫始盡序也別也信也亦莫
非自盡其心自盡其性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始
盡然則盡倫者盡其性也盡其性斯可以至於命矣
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經綸天下之大經非此盡倫

無以經綸之也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非此盡
倫無以參贊之也是之謂體用一源微顯無間者也
見之於事而爲五常筆之於書而爲六經六經非他
吾心之常道也易以道陰陽而言天必有驗於人外
倫常無所爲陰陽矣書以道政事而政治莫重於人
事外人紀無所爲政事矣詩以道志而曰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則舍盡倫無所爲志矣春秋以道名分而
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則舍盡倫無所爲名分矣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而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則

含盡倫無所爲行與和矣然則謂六經一明倫之書可也今夫天下之所爲難能而可貴者道德也功業也氣節也文章也然惟其有曾閔之孝始無愧於德行而本行有虧卽勲高千古難逃名教之罪且必有忠孝大節斯謂之氣節而不然者縱激烈於一時祇可謂之氣矜而不得謂之氣節至於炫奇鬥豔以爲文而無當於經術之旨彞常之教者猶之乎無文耳則謂道德功業氣節文章一盡倫之事可也嗟乎聖學不明於天下蓋已久矣高者如老莊虛無之學既

已自遠於人倫之外而卑者如俗儒鄙瑣之學又復
不及於人倫之中先聖之大經大法不復昭揭於斯
世師異道人異說無怪乎三代以後學校雖備而菁
莪作人之功化民成俗之效難以追美於前古也麻
陽有學宮矣自滇南逆賊倡亂戎馬在郊

先聖學宮日就傾壞櫺星之門翼廟之廡 啟聖之祠明
倫之堂瓦椽牆壁蕩然無復存者惟

先聖殿僅有四壁而已余康熙庚申下車之年屬當軍興
旁午未暇庀材鳩工越明年辛酉秋八月始捐資重

新之諸所頽毀悉復其舊凡六閱月壬戌春二月而
學宮告成庠之人士講誦有地矣夫學之設其毀之
也易而成之也亦易惟先王建學立師之旨背而馳
之也不難修而復之也則甚難今

天子神聖文武丕承鴻庠削平禍亂旣以武功定天下復
以文教致承平

特命儒臣

經筵講誦刊刻經書講義

頒賜大臣固已欲明明德於天下矣庠邑在唐虞三代爲

要荒絕遠之城在今日則爲揆文奮武之邦光天化
日之內也諸士講肄學宮業成而應當世之求異日
茅茹彙征觀光

上國澤加於民直以所學舉而措之耳余故於記學之
成特揭子輿氏明倫之義推先聖性命之旨以綜六
經之教爾諸士顧名思義其懋勉之哉其懋勉之哉
時康熙壬戌春二月也

和惠烈王乙春二月也

雖之燔爾請士願各思美其懋說之造其懋說之造
如於賦于與凡則命之善其夫聖卦命之昔以錄六
上因擊吹飲見直以河學舉而辭之耳余始飲時學之
特命 亭故囊珍贈光

經日之內必請士韜鞍學宮業夙而熟當卦之求異日
須此要燕絲藝之賦亦今日頃為對文奮近之獲大天分

脩同天寺佛像記

黃志璋

維康熙十九年春三月王師克復辰龍關予叨奉

簡命來蒞麻邑屬當王師進搗黔滇通寇兵分兩道一

由沅州以達偏橋鎮遠一由麻陽以達銅仁思南貌

貅雲集糧餉是急於是山東介翁田公以分巡辰靖

副憲督餉駐節麻邑廝於同天寺中田公北方人不

習南中煙瘴染病八閱月羽檄交馳案牘填集皆以

力疾辦事而隨手應付悉中機宜若有神明相之田

公謂住持僧智清日夜來巨人見夢是何祥耶智清

因爲述其開山緣起且告以寺宇傾頽狀田公有感
頓發檀施心智清乃爲禱諸伽藍越兩月而疾瘳
王師既進田公旋節乃捐俸若干兩於殿後營建觀
音閣翼以兩廡塑大士像其中蓋康熙二十年冬十
一月告厥成也智清復告予以釋迦劫相肇自唐代
爲人世間所稀有發大宏願欲重新之予歡喜讚嘆
但念麻邑當變亂之後杼柚其空而習俗樸鄙第篤
營生未曉緣事私意非智清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就
也乃智清殫力募化度緣簿不能有所濟復多方拮

据罄其衣鉢之所資以繼之又有前任持僧智宥者亦能捐資以佐智清所不逮至康熙二十三年而迦藍及文殊普賢西來初祖諸聖像金容玆相煥然一新今年春正復延塑工重新四大天王像兼脩葺山門而同天頽剝不數年來遂成莊嚴佛場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其智清之謂歟予按舊碑同天寺肇造於唐之代德年間重脩於宋之熙寧年間至明永樂時於佛頂中得金書小帙云後唐同光二年重脩同光莊宗年號則寺昉於唐而像之爲唐塑也無疑矣夫

教法中微世運滄桑天下名山梵宇遭罹兵燹其故
基舊址湮沒於荒煙蔓草中有莫能追尋其故處者
今同天寺自唐迄今幾千年矣不特寺宇巍然尙存
而金相亦歷數千年而無恙不有前者誰創厥始不
有後者誰紹厥終使天下梵刹守僧皆如智清等其
人亦可以無湮沒荒煙蔓草之慨矣則如智清者又
安可少乎哉抑所爲尤有難焉者凡守僧克保其寺
宇不過殫心廣募眾緣耳田公捐資既未能充其所
用而予亦以官卑俸薄不能有所貸捨而智清捐捨

衣鉢鳩工庀材竟以一手足之力而成千百年之功
是烏可無記以表之又烏可不勒石垂遠使千百年
後之住持茲寺者效智清之所爲也是爲記康熙二
十五年丙寅正月

嚴邑也余故國志東楚長陽西通銅江北接五峯而
抵沅水雖僻處山脚實爲四路交衝夫楚南要地莫
重於辰沅界九派控羣蠻扼險要之說猶蜀粵之交
麻陽獨辟鎮鎮諸酋故然爲辰沅界故辰沅重而麻
陽爲不輕矣前明中葉以後辰沅屢被苗患而麻邑

我法中後世輝煌桑太千名山從有定繼其後其故
基盤壯烈設於荒煙蔓草中有良幾題其故處者
今感夫寺自唐迄今幾千年矣不傳寺宇巍然尚存
而金相亦歷數千年而無恙不有前者誰創厥始不
有後者誰繼厥終使天下愛刹守僧者如智清等其

十正甲丙寅五月

荒煙蔓草之慨矣則如智清者

於文到耕茲寺者效賢斯之規為必是為晴惠照二
景息河無暗以表之又息河不憚不垂歎於千百
丈粒歎工凶材竟以一手呈之尺而於千百平之也

脩麻陽縣城記

黃志璋

嘗讀孔子易繫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言豫備之意也夫天下事能使備而無用不可用而
無備况城池之脩墮關封守之重者哉麻陽楚西鄙
巖邑也余按圖志東達辰陽西通銅江北接五寨南
抵沅水雖僻處山陬實爲四路交衢夫楚南要地莫
重於辰沅界九溪控羣蠻扼滇黔之吭錯蜀粵之交
麻陽獨捍鎮筇諸苗屹然爲辰沅屏蔽辰沅重而麻
陽爲不輕矣前明中葉以後辰沅屢被苗患而麻邑

獨當其衝罹禍尤劇

皇清鼎命文德誕敷舞干羽而有苗來格固已邊塵無驚
然自開闢以來中間疊經兵亂城垣積年頽毀卽或
有時脩治而旋修旋圯竟無完墉茲者

皇上詔天下繕完城池

璋

遂倡率教雜諸員各捐俸助經

費庀材鳩工而闔邑紳庶又咸樂助斯役起工於丙
寅冬十月竣工於丁卯春正月凡四閱月而四百四
十餘丈之墉堞旣堅旣完五座之門樓美輪美奐稚
老喧傳以爲自有修築以來所僅見也余惟安不忘

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明訓也今天下幸際

昇平文恬武熙雖要荒遐徼無雞鳴犬吠之驚城垣繕
脩固爲有備無患乃

聖天子睿謨保泰慮周萬方不忘徹桑未雨之防爲四海
九州生靈保障參稽古訓可謂千載同符矣抑又聞
之子輿氏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雖有高
城深池而民未知義將誰與守是在敦信明義俾比
閭之民脩其孝弟忠信咸有尊親敬上之風將見設
險不在隍堞而以人和爲金湯利器不藉兵刃而以

仁義爲干櫓斯又司民牧者所當知也是爲記時康
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上巳之吉

無所辨而其未成者遂斷絕矣長春建於康熙

天子與日月天祺不敗此條此條不敗人味雖有

...

...

...

...

...

孳生潭記

黃志璋

自茹毛飲血易爲烹飪天下後世動因口腹逞無厭之欲難以蔬食安淡泊之天且有間值水旱凶荒阻飢艱食其勢不得不資鮮食以爲養於是咸以宰殺爲當然曰天地生物將以養人而聖人制禮其於祭祀燕饗飲食亦藉牛羊雞豚以爲膳饜未嘗厲禁如釋氏所云也嗚乎自古迄今習以成俗安爲固然已千萬年於茲斷無可易之理矣夫嗜殺之俗固不可崇而不忍之心自有難昧向使不爲口腹之求則蚘

蚓螻蟻微物猶不忍傷一動於嗜欲肆爲宰殺窮搜
山珍海錯至於冤號之聲徹內外血肉淋漓而曾不
爲之一顧惜豈其不忍之心乃有或存或不存之時
耶無他俗有所難移而情有所蔽也且夫天地生物
如五穀果蔬蔬菜是與人爲養者也至於孳有情之
類實與人同具一知覺運動之性但分靈蠢詎得視
等草木任人斧斤哉雖聖人不禁屠宰此亦事勢無
可如何不得已而姑爲變通然未嘗不於樽節之中
默厲愛養之意於是訂之爲經制之以禮施之於禁

戒政令斯亦萬物一體之仁勃然莫遏而爲此提醒
人心曲用其愛之微權也維茲麻陽城濱大河自上
洲之首至下洲之尾舊爲官潭禁民漁釣至於歲暮
則官召集漁戶施攔江之網竭澤而漁以供歲時宴
飲之需余始至吏白余循而行焉憶昔讀杜子美觀
打漁二詩有所謂揮霜刀割素鬢小魚戢戢大魚垂
頭等語婉切真至使我惻怛之心怛怛欲動其感人
可謂深矣及觀打魚觸目警心再誦杜詩一回而心
境詩境別有一番精神意況豁然有悟所謂飛潛動

植皆我同體者此語洵非欺我又覺向者雖讀杜詩
却似未曾讀也因痛自改悔不復於茲潭網魚兼示
邑民不得下網夫茲潭勺水耳所全活者亦能幾何
然隨地而施何勞較量但得吾心之所慊正勿取乎
事之徧及也而天淵飛躍之生趣又安在不可微厲
於一泓一勺之間乎且仁民而愛物推恩之序也物
尙當愛何況於民是又反躬省察之地也司牧者尤
宜深念之哉余因碑而揭之曰孳生潭而爲之記以
戒諭邑民而並以爲天下後世勸若夫所云推恩省

察余則大有愧於斯言也請以俟後之君子是爲記

易齋者辛酉秋余於公堂之左修直數椽爲公館遊

息之所也麻邑屢遭兵燹公廨四壁俱無僅存五椽

庚申下車之日舍於同天古刹署內有楊梅榴乃於

其下編竹爲壁墀以塗泥作廨房五間借遊居焉

已而篤書讀家俸俟味雜每當霜晨月夜必步一冊

沉吟朗誦如出舞鶴處亦能輕之其雖強爲檢閱

而精神志意不仍在長松書草間耶公堂左右所址

舊屋數椽經年未暇修葺適有小屋爲舊齋類城

雖曰未嘗不... 且其所以... 固不待... 然隨地而施... 學之為及也... 於一泓一勺... 尚當愛何... 宜深念之哉...

察余限大... 則欲... 謀... 言... 出... 輔... 以... 對... 紛... 文... 屏... 于... 具... 為... 語...

易齋記

黃志璋

易齋者辛酉秋余於公堂之左修葺數椽爲公餘退
息之所也麻邑屢遭兵燹公廨四壁俱無僅存瓦椽
庚申下車之日舍於同天古刹署內有樓數楹乃於
其下編竹爲壁墁以塗泥作廳房五間僅避風雨而
已而簿書滿案僮僕噪雜每當霜晨月夜欲挾一冊
沉吟朗誦如山雞野麋處於籠檻之中雖強爲棲啄
而精神志意不仍在長林豐草間耶公堂左有隙地
舊屋數椽經年未暇修葺適有小屋爲風雨頽塌所

存朽木不堪重任棄之則可惜因取其餘材制爲窗
櫺四面以時開闔中置木榻二案儲書冊數卷公餘
之暇卽偃息其中起視晃山繞郭錦水環城而林泉
勝概在指顧間方其坐公堂理簿書羣吏環趨如對
魍魎心煩於訛牒形疲於酬答覺精神耳目俱非吾
有迨退息是齋有香一炷有茗一碗而時攤書數帙
儼然其若思釋然其若忘悠然其若有所得始覺精
神志氣之來舍矣回憶十五年前爲諸生時家有明
窗淨几之設貝乘道笈弗觀轍環吳越燕齊之區名

山勝蹟必遊心不爲形役形不爲事構雖身處人寰
之中而心遊埃壒之表視茲抗塵容走俗狀濡首案
牘間豈非清都舊福忽飄墮於密羅乎然璋竊嘗聞
之士貴以心攝境不貴取境冥心夫境清而後心清
境淨而後心淨是心爲境轉者也若夫投之至濁而
無不清處之至動而無不靜是境與心融者也故清
濁無定形而動靜無定相其源總不越一心心逐物
累則山林亦朝市心存清虛則朝市亦山林夫惟不
移於清濁之形者斯爲真清不間於動靜之相者斯

爲真靜明是義也則枕流漱石可也即縮章結綬亦未嘗不可也彈琴歌風可也即盤錯迎刃亦未嘗不可也雖然此必從事於學焉然後能之以余之愚昧不學豈所敢任然又不敢以其不能任而遂輟其從事於學之志也爰書以爲易齋記至於易齋之命名則取中庸居易俟命之義其旨已昭然共見不敢復措一辭夫亦竊有志於是而以行險徼幸爲戒故書而揭之常目在焉其庶幾不至爲小人之歸乎是爲

記

脩關帝廟記

佚名

生則忠誠尚乎諸葛歿則俎豆同於尼山
關帝之英靈固亘古一人而已嘗考祀典所載諸神非於
所生之區酬其德即於所治之地報其功惟

帝則內而要服外而遐荒罔不血食誠以聲靈赫濯固藉
以造生民之福而鎮地方之災也邑之郭外有廟創
於明萬歷三十二年至甲辰歲頽敗已甚前令桂公
諱汝登改卜於錦江東北岸依城爲基脩堤衛廟規

模雖小棟築彌堅已我

朝康熙戊辰年邑侯王公蒞任麻邑治民事神百廢具舉深憫

帝廟之卑且陋也迺於庚午年煥然新之擇美材命良匠舊制改巨觀一切所需捐俸採辦不藉民財亦不妨農事謀肇於春季功歲於秋收非桂公之前有可因何以一速至此且非王公之後無所懈又何以一速至此耶夫廟遷於百年以前復脩於百年以後其間經苗患遇鼎革遭山寇竊發當逆藩竄逃而邑之士民卒不至殺戮戕殘

帝有以鎮其災乎且躬逢

熙朝庶者富富者教克享康樂和親之盛者非

帝有以造其福乎然則二公之曠世同心思有以壯神威
而妥靈爽也固宜抑是役也董其事者典史劉國彥

李萬仲諸君一時僚屬士紳間亦集腋成裘裝修

聖像工成命予爲記夫

帝固亘古一人矣縱思竭盡謏陋終恐難贊高深亦惟考
是廟之建遷與修廟者之承繼俾壽諸石以無忘牧
斯土者之功爾

此上卷之六

帝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廟在縣城東南關帝廟

清查官地稅銀爲修城工費碑記
黃志章

麻邑楚邊徼邑也界接苗壤且爲黔中銅江交衢地
綦重矣余初莅任顧茲城垣頽塌輒嘆重地保障不
完其於設險之謂何迨康熙二十五年奉

旨捐修城垣余卽倡率殫力捐修舊無門樓復增廓舊制
各建門樓以壯觀瞻麻邑於是有保障矣既而復念
曰今日之大費修治者乃因人情懈弛偶有傾塌不
時加修葺遂任其頽壞至斯極也爰查城內外有官
地屋租及下洲官地麥租舊例官收其歲入余莅麻

九載憫此瘠瘁殘黎卽捐以予之未嘗徵收以爲官
用今將離任欲爲麻邑謀固千百年保障因清釐備
載冊籍每年計得屋地租銀五兩計得麥地租銀五
兩每年終委令在城鄉約保總等按例徵收交儲官
庫一遇有城垣頽塌卽將此項銀兩買備物料隨加
修治如工大費縮則官再倡率捐資士庶諒亦樂助
如城垣完固無事復修則將此兩項地租免徵捐予
窮黎以示體恤永爲定例如是而固圉之計撫字之
仁兩得之矣謹勒石垂遠以敬告後之君子

脩麻陽聖宮序

陳輝璧

本縣知縣

夫庠序之設自古常昭而文教之隆於斯爲盛臨雍幸闕足覩禮重

先師興學作人具見化覃六服凡以斯文根本之地莫不共仰高山况乃吾輩功名之基豈可鞠爲茂草麻邑肇自宋代黌宮創於慶元錦水交滌猶如玉帶晃山獨秀儼列文峯探神奇於酉洞科甲聯登擷清淑於齊天人文化有無何風雨交摧棖題漸圯黌宮庠序不勝朽折之憂聖域賢關難免荒涼之感曩因烽烟

屢警未暇綢繆今則物力稍紓宜脩補在長吏固
嘗塵念幸多士俱有同心蓋仍舊貫者易於更新舉
大事者何惜小費毋參疑障徒爲道室之謀須破慳
囊齊鼓衣冠之氣行見腋集裘成庶幾聖宇之重輝
山藉簣爲快覩奎光之復燦跂予望矣願共勉之

武廟興學非人具良計章六張天以禮文崇木文此其不

南陽武廟觀重

大其氣文類自古詩賦而文煥文如欲漢金盛調樂

會州副聖宮

則取聖人

創建義學記
陳輝璧

農之於畊也必鋤基亞旅之悉具而後可以播百穀
非是則粒食無由得也士之於學也必師友晨夕之
相資而後足以成利器非是則科名無由取也麻於
楚南僻在邊陲然山川奇麗代有聞人若太僕滿朝
薦先生尤聲望表表者迺自明已酉後歷今百有餘
年人文衰替甲第寥寥豈山川弗效靈耶抑兵燹頻
仍詩書荒廢乃爾耶余下車茲土覽志歎息緣受事
方新迫不及此迨履畝告竣之明年謀諸父老子弟

僉曰義學故址久作分司署後留爲
上憲駐節且數椽雖存如卑陋何未幾有聶某者居
城東大街以屋基售於曹鄒乃與曹爭彼此固執不
肯已余曰公諸通縣作義學可乎兩造唯唯悅服余
因捐薄俸購之士大夫聞之無不踴躍稱善雖然猶
慮其隘也夫義學者一邑之絃誦所在規模局度尤
宜崇備否則無以萃多士而肅觀瞻爰選材鳩工擇
鄉耆龍啟雲專董是役舊者新之圯者易之復增置
後堂一座如前廳式又益以門樓一間旁廊側室無

不周真凡閱半載而底厥成

陳鍾璽

諸上憲嘉爲盛舉賜之題額褒獎英材今則彬彬乎
相與會文講藝矣自茲以往爾都人士呶唔於此砥
礪於此晨夕遜敏於此將見師友相勗利器邁成行
卽掇巍科登顯仕外之分理疆域內之黼黻

皇猷斯不亦與太僕諸先生聯芳濟美而余屬望之殷
懷庶幾克慰且得邀榮於千百載後矣余故喜而叙
之勒石以當左券云仙不傳也雖然仙與人傳不傳

命曰... 後留為

文博不以當主卷云存如舉隨何亦及有諸某者

對親親友舉且群變榮領于百薄終矣余姑喜而除

皇猶祺不亦與大對諸犬主細苦齊美而余亂望之

唱對變採登懸廿於之長野顯社丙之麟麟

壽攸此具父綴妍攸此謀具相文牀是味器豈

牀與會文齋藝矣自茲以卦爾滯人士也部攸此

苗土憲嘉為盈舉顯之顯勝靈英林今以淋淋平

不風具孔閱半薄而趨烈烈門樓一間旁廟側空

重脩會仙橋記

陳輝璧

蓋聞山勢聳峻之區必有異人鍾於其間若麻之河
上公蒲大仙是已二仙之名載在邑乘黃童白叟咸
知之而不聞有張三風者何也曰仙以人傳人以地
傳地則以山以水以橋梁寺觀而傳也邑有田豐者
前輩薦紳也曾於堯源村建橋一座適遇三風與談
許其子廷諭貴已而知爲仙因以會仙名橋今橋廢
故人不傳人不傳故仙不傳也雖然仙與人傳不傳
可弗問而橋不可不問也麻陽之水上接黔之銅仁

下達楚之洞庭自辰谿而進怪石環繞白浪嵯峨殆
所謂錦水是也若夫兩岸則懸崖峭壁萬丈蒼茫危
險之狀與鳥道同每當雨後衆山之水會聚成溪車
轍病焉其非通衢亦置不問如會仙橋者則滇楚來
往要區乘輿濟人烏乎可余履畝此土見居人駕木
爲渡心切慮之爰命鄉之士民共勦斯舉未幾而會
仙之橋巍然復舊規矣凡事之興廢視乎人之勤怠
斯橋也傾於辛卯歷今四十二年守土之官卽任其
因循此鄉之士復聽其倒塌不可謂非弛廢之一端

田生穎等聞余言而慨然創始不越月而遂告成是亦致念於先世建橋之功遇仙之異嘆其不傳故成之惟恐不速耳使麻邑之人而盡如是也已覆者建之將圯者新之則百度振興余且不下堂而理矣然余於此有感焉昔人建橋而仙至今人建橋而仙不至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仙之有無靡可定耶或曰否否王喬之舄仙也葛洪之砂仙也他日公餘往觀斯橋觀農桑之在目偕童冠以春遊浴沂舞風千載同詠何必王喬葛洪也何必非王喬葛洪也斯民也

既與王喬葛洪遇又何必復與三風遇余曰唯唯爰

書以爲記

余之有目前道緣以奉教於我風于地
子之王喬文惠山出葛洪文惠山出此日公翁到
左身古今人不昧效無何命文自無與何家相定日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文錄

聚星橋記

聶名聲

聚星者舊名靈橋往來黔屬所必經向以竹木爲之
歲更月易非以遠計也邇乃父老紳士慨然改修鳩
工積石不數月而橋成且建亭焉里人士咸聚於亭
山散野蕪雜然前陳交酬相賀父老起曰是橋成非
偶然宜肇錫以嘉名田子觀國拱而對曰漢之五星
聚於井也宋之五星聚於垣也陳荀過從而太史奏
賢人聚於鄉崔氏孝友而宣帝表其堂曰德星皆因
人以徵瑞也今環橋而居者家敦詩書戶說禮樂信

爲仁里以云聚星洵無媿哉應卽以此名橋於是父
老洗盞更酌囑諸子弟曰汝輩當各砥行立志期無
負此美焉鳳亭老人因援筆書之以貞於石

醉然宜學以燕谷田至橋則封而港曰遊以正風

山崎堤柳綠深潭前廟交輝時覽父老歌曰長計淑長

工越不不履具而飾風且鼓亭焉里人士如聚飲亭

故更具具其及教信忠嚴不父老旅士聯然如如

橋是香齋餘靈林於來無風恆必錄向以竹木然

聚星齋

聚星齋

重修南極橋碑記

田長盛

縣治東十里地名南村蓋沅州通衢往來郵傳第一
關也中有溪河一道自晃山發源出湖口入江澹洄
紆折如武彛九曲沿溪而棲止者煙火千家絃誦雍
雍畊桑攘攘人以地傑地以人靈頗稱郊關各勝舊
傳有石墉古橋一座明萬歷年間爲選授鳳陽令龍
公諱興霖者創建後因馮夷肆虐遂廢至康熙八年
己酉重修閱戊辰又廢不獨遊人病涉卽皇華置郵
未免濡遲之悞邑侯陳公甫下車往沅謁上台道經

於此爰集邑善士張士昌等數人而諭曰亟修之予
不吝薄俸倡首命盛作募文遍告而紳士義民當新
政寬舒時和歲稔皆踴躍觀感樂捐經費爭趨畚築
於辛未秋起工癸酉仲春告竣矣玉梭砥柱彩虹橫
空亭榭崢嶸層層大勝勞人憇息遊子詠歌聽鳥翫
花枕流漱石春波泛泛水由地中車馬鱗鱗人行天
上往來適便功勒千秋然橋新矣鄉人必欲新其各
予曰新仍不離乎舊村各南村橋亦各南村橋邑志
載之矣今又重修完固至此已臻其極矣畧易一字

曰南極橋將見倡勸之宰官募修之義士好施之仁
人君子皆得與南極爭輝同享壽考無疆之慶適邑
侯陳公將遠適星沙鑄石者立門以請因率筆爲記

對相公供製殿屋亦不存立門以前國事筆錄
人謀平昔幹與前辦等職同享讀書熱誠之真感
曰前辦誠難具幹誠之卒官集於之進士秋賦之十

丈田義學合紀

聶愈巖

養民莫先於均賦稅賦稅均則興利除害易易也教
民莫先於立義學義學立則敬業樂羣易易也麻陽
居山箐田磽而地确軍民錯壤倉庾積儲未之前聞
民之需夫養也急矣我

朝取士五十餘年麻自開科以及今茲人文猶未蔚興
科名落落士之需夫教也又急矣雖然前之賢侯豈
乏養與教哉他弗具論如溫陵黃公之均里甲哀多
益寡誠善政也然糧未按畝其中之寬狹瘠腴尙闕

焉而未晰又如古鄘王公之陽春樓季有考月有課
誠善政也然借地於道觀朝往暮歸士無常處跋涉
勞則服習少也求其得賦稅之均而弊端以剔集譽
髦之彥而絃誦有常孰有如嶺南陳侯之清丈必按
地宜訓廸設有義學也哉侯負性明敏而又將以慈
惠跡其所行每有誠求百姓之心歲辛未奉檄履畝
侯恐民之隱匿自戾也先令其各書已冊恐民之兼
併自咎也先令其各挿牌簽恐登紀有司致蹈魯魚
亥豕之訛也必據印白草冊考其弓步合其畝形如

是而後卽安在昔軍強民弱民田多爲軍佔侯公斷
平允軍民兩相悅服且隨行不過數役裹糧不勞雞
黍此尤侯之仁儉素著非矯強以恤民也然糧出於
田田病於易易田之家或以易價之輕重作鬻糧之
多寡害不可言矣侯又於糧之推納收其契以驗其
虛實堆虧之弊於是悉除昔蘇文忠以按地更賦爲
良法以鬻田收契定稅差庶幾其合之矣侯家世科
第更欲以科第率人嘗怪麻之讀書者多而決科者
少竊嘆曰讀書之法不貴多而貴專不患無進而患

無恒麻之士其所少者專與恒耳適城之東街有民
地爭購歷以不下侯出俸錢以售之因其舊基擴屋
兩層材料磚瓦丹塗黝堊之費與匠作力役饗殮日
用之需毫未有累於民一一出自已俸不期年而厥
功告成堂皇深闊戶牖清幽庖湍几案罔弗具備復
又廣羅典籍博覽有資裒集英材觀摩有助豈非爲
吾儕小子謀專恒之事業而啟科甲之淵源也哉侯
任麻甫三載餘其始丈田有均賦之才繼而立學有
作人之功二者實聖賢教養之大端父母斯民之本

務古帝王殫心求莫創制顯庸大率始諸此士君子
莫不誦聖賢教養之書抱父母斯民之念及一旦出
身加民孰能如侯實見諸施行無愧於聖賢無愧於
父母也哉余固有慕於侯而未能備言也姑畧紀之
以誌盛事云

凡陽集元

卷之

三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The characters are nearly lost to the texture and wear of the paper.]

豁巖洞記

龍之見

邑山崒嶸層疊洞壑尤異或爽朗軒敞中外咸通可
恣遊人往復或絕嶂孤崖陡劈戶牖非攀縋不可及
又或罅隙之間僅可匍匐入焚膏然火莫能極其深
邃使人目炫心駭懍懍乎不可久待是皆足供遊觀
之領取也然求如柳州所記曠如奧如者惟豁巖洞
其庶幾乎洞南望蘭里諸山迤邐而北峯迴路轉畧
與武夷相似行數里出雄山右峯巒直矗而藤蘿掩
映中門啟三丈許闊如之倏隆然高起如堂可容百

數十人四壁陡絕淨潔如拭聞水聲潺淙絃鳴玉漱
皆自石壁間出覺瀑布晶簾殊少雅韻深入境窄石
稜瘦削洞後南向有竇天日映射不燭而暉景物畢
露故以豁名也洞外奇石環壘可坐可卧左則雄峯
峻嶺滴翠拖藍又目不暇給矣至若朝烟乍起山斷
雲連薄霧輕籠鳥歸樹合即天台迴雁亦不過此余
友蒲子縉讀書其中且以詩見示皆有曠奧之致知
其得山水之助者甚深夫天地靈境待時而開亦得
人而著月巖固弗朽矣即邑之蓮花院青雲峯亦因

太僕公讀書而名益彰吾子勉乎哉其毋令茲洞之
僅以洞著也是爲記

於雍正甲寅仲冬選授麻陽典

史乙卯季春自京攜眷楚南端陽後一日過武陵患
瘧一路扁舟歷險兼天時蒸暑將火色境瘴疾愈加
幾不復生適軍務緊急於本月十八日抱病振任不
數日調赴苗疆星夜奔馳越中秋病方愈聞弱于別
月餘身逝嗟乎馳驅數千里甫投邊職身病于亡命
也如何然王事維艱不暇內顧經年累月丙辰冬

天威遠播我師奏凱歲底旋署乃瞻衡宇四壁蕭然自頭

數十人四壁陡絕淨潔如拭聞水聲潺湲絃鳴玉漱
皆自石壁間出覺瀑布晶簾殊少雅韻深入境罕有
稜瘦削洞後南向有竇天日映射不燭而顯景物畢
露故以豁名也洞外奇石環疊可坐可卧左則雄峯
峻嶺滴翠拖藍又目不暇給矣至若朝烟乍起山斷
雲連薄霧輕籠鳥歸樹舍即天台迴雁亦不過此矣
友蒲子綆讀書其中且以詩見示皆有曠輿之致知
勤以感蒼山長爲暄深夫天地靈境待時而開亦得
太對公齋書而公爲寧吾子城平造其世合茲感之

修捕署記

乾隆丁巳季春

金陵施敬修

濟民氏

余在黔省援例捐職於雍正甲寅仲冬選授麻陽典史乙卯季春自京攜眷楚南端陽後一日過武陵患瘧一路扁舟歷險兼天時烝暑將入邑境瘧疾愈加幾不復生適軍務緊急於本月十八日抱病抵任不數日調赴苗疆星夜奔馳越中秋病方愈聞弱子別月餘身逝嗟乎馳驅數千里甫授邊職身病子亡命也如何然王事維艱不暇內顧經年累月丙辰冬大威遠播我師奏凱歲底旋署乃瞻衡宇四壁蕭然自頭

大門至內宅僅有十一間外廟堂二座柱吼樑頽門止
七扇晴則日光照幃雨則室內成渠簽書文檄容膝
無地不得已檢視空囊尚存都下剩資爰於丁巳之
望七日庀材鳩工修補頭門鼎建儀壁整理大堂向
苦內宅感暗則改移之添設兩廊廂房各二楹於堂
西隙地另構書舍繚以高垣垣內鑿小池半畝沿牆
樹植竹卉兼伐石甃階道計工兩月餘凡磚瓦木石
匠役俱發現價不煩民力共成屋二十有五廟堂屢
屋在外遂覺煥然一新後之士君子居是官則當盡

是職公事外自應整理規模庶幾攸寧攸躋脫因陋
就簡鮮不爲有志者耻余之記非以標功見艱瘁中
不敢苟且自安今幸內外就緒昔司焉遷曰身修者
官未嘗亂余竊願箴之座右時加兢惕俾佐理庶政
無致舛錯斯則余之志也夫是爲記

... 夫...

... 夫...

... 夫...

... 夫...

... 夫...

遷復文廟碑記

廣文郭燦善化選貢

文廟落成之年我府憲長白塘公創脩郡志凡振衰
起廢關係祀典者既盡心焉尤加意採輯而文廟爲
一邑觀瞻矧此間改復之議歷久始諧諸生謂宜附
載於石用垂永久麻邑文廟自元季由城西南隅遷
於城西明初因之卽今遷復處也後障晃山前環錦
水白巖屹立外一峯秀發左右翠繞如屏向雖西北
律以形家言較萬歷中葉遷於城南者遠甚故中間
二百餘年不特科名絡繹卽忠孝大節如滿太僕父

子始終不渝輝煌史冊說者至今歸美於文廟鍾靈
理或然歟洎乎易北而南屢遷屢燬人文少替雖我
朝作人之盛科名亦復寥寥於是麻之人士咸謂宜復
城西舊址歷前令歐陳諸公不憚拮据欲觀厥成卒
畏難不果雖良有司倡爲補葺之計咸以仍舊爲非
終目擊其傾圮零落不顧也爍以乙亥六月蒞麻於
祇謁後詢諸生湫隘故具悉所以爍惟士苟翹然負
異於眾則地氣不囿風水不惑况剝極必復天之道
也麻衰甚矣諸生果有志進脩豈復致嘆遺珠耶且

曩之不遇或者人事未優非盡文廟失向也退而笑
以爲迂且有白首窮經無益之語衆志如此非因其
勢而導之則千慮之得勢不能啟已錮之蔽而強之
使學又暇斤斤與科目爭有無乎哉已而燦謁府憲
瑋公縷稟其事公固振衰起靡者於郡館膏火之設
奎文閣之建一切培植文教之事一二年間百廢具
舉聞其言而壯之排異論而允其請且檄專董其事
其婉轉成就之力不惟麻人百世弗忘燦益感奮猶
憶卜吉鳩工而大木未集策蹇馬歷冰雪督木於溪

日亂石中鄉人感之為力致其木以待繩墨俾建豎
不悞由是計日課功既鼎新草故雖至瓦石之細必
檢工匠之程必按一絲一粟之出入必謹不避怨不
辭勞五閱月而功告竣其規模較諸舊制倍有增加
又相其地之東偏創為明倫堂五間後建學署三重
庠之人士數十年所期之意中者今不啻償諸意外
矣所冀自時厥後敦品力學翹秀呈材庶幾人文蔚

起仰副

聖天子造士之殷並不負我府憲育才之意燦雖在下僚

知爲其難而不苟於所事亦少藉末光云是爲記

譚文官爲麻邑典史身役萬地二十五年抗節傲骨

骨之隆不屈竟支解之勒令王公時察立勇士錫與

義士潘廷魁魁刺陳公玉與殺蓋於儒學前情厥久

無存矣余前嘗是邦欲補立之而調任去國十年

情節有據爲余意其事以起死灰文官先後事

死內陝侯義勇均不可朽仍何難之有是可見至性

所播雖去任王及他官其且夫而亦得其事忠孝節

義之大也論世論人久矣人之爲物皆由彼之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禮儀

聖天子欲其儀而不欲其禮事亦少辭末光云景微臨

義勇碑記

邑令張天如會稽選貢

譚文宣爲麻邑典史皂役萬厯二十五年拒苗被獲脅之降不屈竟支解之前令王公時泰立勇士碑與義士潘廷魁並列陳公五典移鑒於儒學前惜歲久無存矣余前宰是邦欲補立之而調任去閱十年學博郭君燦爲余竟其事以廷魁與文宣先後擊苗戰死西陂溪義勇均不可朽仍同勒之石是可見至性所感雖去任至久猶常慕其人而樂傳其事忠孝節義之人豈論其年之久遠人之卑微耶後之觀是碑

者得毋有感而興乎人教人之學遊匪終之贈長

祖徽親在封至及餘常慕其人而樂與其事忠孝節

節西則為舞長世不可林公同博之亦豈可見至

無事與公同博之亦豈可見至

舞士留以公同博之亦豈可見至

曾父劉不風農支物之清台王公部泰立復士師與

輔文官徐祖邑典史身於萬想二十正平其苗如蘇

善長歸暗

台頭天賦

錦江書院碑記

邑令 荆道乾

麻余舊治也俗儉民樸土曉禮義丁酉嘉平重視茲
土向所樂育諸生咸來請謁因詢問近年興除事以
何爲亟務羣揖而前曰邑書院荒蕪不可居夫子曾
病其隘今獲重蒞惟夫子觀厥成焉余起而應之曰
唯唯乃偕諸生履地庀材考工度時梓人引繩匠人
削石前建頭門三間入門二丈餘建儀門三間儀門
內東西建文場各十二間可坐千餘人圍垣高丈餘
嚴甯仿直省貢院號棹橙具備焉申建講堂三間樹

屏門蔽內外左右設耳房東西對峙屏後逾穿棟建
後堂三間中製煖閣奉

先師位旁兩間爲館憩寢所堂左右各三間與前文場毗
而牆以限之左顏曰時習齋右顏曰日省齋兩旁齋
砌磚爲門可入後院依北牆齋舍七間中三間顏曰
奧如齋欲諸生能入室意左右置甕設竈以爲朝夕
饘粥地五月而工藏予環覽周遭詔諸生而語之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書院者諸生之肆也余髫年受
書里塾粥粥不自信後從山左牛真谷夫子遊河東

書院與二三君子講求經義研論文史各以聞見相
切劘後先登瀛洲者數人顧余僅叨鄉薦日僕僕簿
書未嘗不嗟余之匏落而實嘆書院作人之功今吾
麻邑書院據形勝地晃山轟屏錦水環帶得先達以
爲師興高山之仰起洄湖之思奇地奇人必有兩相
輝映者矣是役也邑廩生曾相生員鄭尚仁楊士聰
龍霈霖孫有慶楊國璽監生龔紹宗均殫力襄事四
境好義之人士亦踴躍輸將以底於有成至院各錦
江則仍前賢雅意云時乾隆戊戌六月二十四日記

正德初年... 宣統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

...

...

...

...

...

...

...

新脩 文廟祭器記

乾隆邑 張九鍵
廣文

禮樂之事以實不以文然文以彰實禮運以外又有
禮器是凡關祀典皆必備物况

先師先哲所憑祭有定制器安得無常品考古祭器之製
其數其名及命名之意盛黍稷用簠簋簠方而簋圓
主配天而象地也實水土百物之品用豆籩籩從竹
製而豆製則夏楬豆殷玉豆周甗豆爾雅以木周禮
以瓦考古圖以銅紀注互異禮云鼎俎奇而豆籩偶
則主於象陰陽也厠乎籩豆之間歷代製多同者曰

登曰礪曰俎曰筐登似豆而高大用薦太羹也礪用
 薦和羹也俎之製兩端赤中央深黑明堂位周以房
 俎鄭注房足下跗也用盛牲也筐亦如籩以竹為之
 用頗不一以奠爵以承膳以置玉帛具載禮記今則
 專以承帛云以上諸器用本不同名亦各異惟尊則
 用以載酒而製亦有別曰雲雷尊紐以螭首腹畫雲
 雷用貯初獻酒也曰象尊取形於象穴背受酒上覆
 以蓋用貯亞獻酒也曰犧尊犧象牛亦穴其背覆以
 蓋用貯終獻酒也以次則有大尊山尊著尊大尊即

有虞之泰尊制用瓦貴本而尚質也山尊夏后氏之尊郭璞山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山雲狀故也著尊則取其著地而無足也附於尊曰勺勺取以酌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今刻首爲龍夏製也俗多呼勺曰爵顧爵雀也爵以晉酒必用承盤故有玷勺則挹酒注爵也其始盥之也必用鬯故有鬯洗詩曰可以濯鬯蓋凡物莫不尚滌蠲卽一鬯可以識餘若鑪鼎錡釜及饌盤祝版供案燭檠之屬諸廟祭所同皆不注夫以創製之古取數之多旣如此其命名命意之精

且虔又如此在各郡縣應無不具而麻邑獨無卽有亦多不合此余所以不能不憎慨也爰與諸生倡脩計用竹木易朽磁易碎錫爲楚產雖不能合古製然便易可久或亦非聖人之所吐也遂自捐俸爲之士皆樂輸凡三閱月而器完又惟此不可以褻越將也特備牲醴具音樂以進諸器於

大成殿既拜且獻以奠以告引文武諸生及諸僉生一一指示且勗曰其尙因數核器因器考製因製思各因各察意而知古聖賢經禮定制質有其文如是時諸

生莫不肅然動聽改觀余意亦稍愜焉爾祭器雖備
而樂器將於是不議始時乾隆二十九年仲冬朔日

而樂器強效異乎爾故其節制二十次於中外各隨日
全其不備然惟應迎時之意亦係對新舊祭器雜備

增補櫺星門碑記

乾隆邑
廣文 張霖

學者讀書蘄至於道原不徒以文章博科名爲重輕也然文者道之所流露名者文之所表著方今

聖天子在上化衍菁莪登明選公則文章與科名又宜有所以合之者矣庚子仲冬予來署茲邑按月集諸生課時藝多有可觀而科名未盛豈風會有待而通與抑山川靈秀有未協與日者敬步宮牆見櫺星門卑小而宮牆復逼促如人坐井面壁詎能揚眉吐氣必增而廣之乃可迺商士紳欣然集事辛丑閏月諷吉

鳩工越十二日告成宏敞高峻秀峯拱對方者圓者
直者尖者盤如龍者翔如鳳者爭相環向吾知山水
効靈而風會亦浸浸直上韓子曰根之茂者其實遂
膏之沃者其光華柳子曰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
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諸生誠敦孝弟務
仁義沉潛探索於四書五經語傳子史深根固本則
足於中者發於外含英咀華行且至於道矣其必有
於科名吾又何不可爲操券耶用是勒之貞珉以爲

諸生勵

新築西山礮樓記

邑令 閻廣居

嘉慶二年余調任麻陽時猶戒嚴也念兵以衛民不
如使民自衛因勸諭村築堡百五十餘所復相度形
勢縣城東南北三面據河無虞惟城西諸山峯頭矗
立俯瞰城中如在釜底且直通鎮筸銅仁爲苗匪來
路苗如占據西山則城不保於是詳請脩築城垣礮
樓駐兵防守先於峯頭設立礮樓三座石門三所並
圍牆一道計三百五十餘丈聲勢聯絡足以制衝突
而資保障其功亦次第告成麻爲鳳乾永三廳門戶

接壤苗疆用武之地也自乙卯苗變後遠近村落焚劫大半實有不忍見聞者茲城獨固守無恙有備故也然其勢亦危矣今幸諸苗次第歸誠而懲前毖後設險守國亦亡羊補牢之策守斯土者所不容辭也雖然物有成必有敗烏知數十年後樂安亡危不復以礪樓門牆爲慮而聽其圯壞於荒煙蔓草間也是又賴於後之隨時補葺以垂久遠者是役也山陰陳尉實董其事例得附於碑次

重脩明倫堂記

楊登訓

世道賴以維持於不敝者人倫而已人心恃以範圍而不過者明倫而已人無倫則負所賦倫不明則失厥中在昔彝倫叙人紀脩辟離類宮聲教布濩教在是卽學在是三代以來無異教九域之廣無異學也漢立孔子廟於太學廟猶統於學也後世有孔子廟乃有學學有官學有生有其明倫堂卽儒學官蒞事之所上以宣布

天子之命教下以聚文學之士使率其性明諸心脩諸身

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
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此學校所以
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爲教者必自任重而不可
以苟焉者也麻陽明倫堂在城西

聖宮之左歲月既久壞漏弗支其堂後爲博士衙舍荒廢
尤甚嘉慶丙子八月登訓蒞麻陽視學事祇謁後集
諸生講學於堂仰視棟宇勢將崩拆因爲之慨然太
息夫學猶殖也不殖將落使絃誦之地寥寂無聲函
丈之間蕪敗不掃狃於辟陋遂隳素業學校之廢風

人刺之可無懼乎伏念往者郭君燦之營斯堂也不
辭勞不避怨規模畢具以既厥事今六十年而登訓
濫膺斯職所以脩舉廢墜者庶其在此其何敢不任
况文學諸生不爲無助於是捐俸以經其始諸君之
向義而有力者樂輸以應遂以今年二月癸未重建
明倫堂五間高其門楹增其旁舍棟楹梁楠板檻之
取材必堅蓋瓦級磚牆垣之存質必厚草去故鼎取
新踰數月而工成夫人情每難於圖始而樂於觀成
凡事無慮其不成而患其易壞蓋作者非不欲其以

存莫爲之繼則不振矣書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緝繼
續也未可惟恃圖始之勞也今也升斯堂儼然有日
新之盛焉試爲顧各而思義虞廷重敷教之寬中庸
詳達道之目舍親義序別信無所爲教亦無所爲學
矣士無根源而競枝流文采詞章亦僞耳故曰希驥
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可不其勉其
職分之所當爲也哉爰揭其旨以記斯堂並書諸君
之名於石

西山禦苗記

楊登訓

麻陽苦苗焚劫屢矣城低而圯民遭變則遷若無恃而恐也而不知實有險可恃乾隆六十年春苗起鎮筸出黃羅踰小坡哨直逼麻陽邑令孫君萬備往濫泥犒師未還邑無王民盡室以行鄭生尙德有翁踰八旬剛直不撓生懼警及年高將送翁過江而後乞師翁守老屋不肯出叱生行生依依不忍離俄聞呼官軍至者再出視仍寂無人時二月二十八日也明日軍果至生奉翁命迓於江干都閫卜君雲雯寶將

百兵以來給揚於眾曰一千生急請出西關占山梁
踞險要都閩曰余奉命保城非出關守險辭甚厲而
有戒心生乃慷慨直陳麻邑東南面水西北倚山苗
從西來城小而傾不足恃恃關外西山若踰西山則
邑危邑危則渡錦水一日可至沅州倘復順流而下
則二日可至辰谿過浦市則辰無瀘溪而沅陵亦危
二郡所恃在麻邑麻邑所恃在西山若失此險要則
危不可救都閩悟默告以兵額願聽指揮乃偕往西
山布兵如碁局初陳厯落可數竇聯絡無懈可擊於

是招募鄉勇四百八十名虛張成旗曉夜更值苗望
之常若有數萬兵者積二年無敢來犯邑令與都閫
上其事於軍門謂轉危爲安徵鄭生力不及此嘉慶
三年教匪入境生傾其擒其魁積功授職州同爲勇

其地險峻，不可攻取。昔者先王將建國，必先定都。故曰：大德小服，小德大服。蓋德足以服衆，則天下歸之如流水。德不足以服衆，則天下叛之如水火。是以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天下歸之；德不足，則天下叛之。此古之所謂德教之於民也。

二平熾盟人，能主爵其能，蘇氏與其同。其地險峻，不可攻取。昔者先王將建國，必先定都。故曰：大德小服，小德大服。蓋德足以服衆，則天下歸之。德不足以服衆，則天下叛之。此古之所謂德教之於民也。

土其寧，汝軍門。階轉，其安。燭，其主。其地險峻，不可攻取。昔者先王將建國，必先定都。故曰：大德小服，小德大服。蓋德足以服衆，則天下歸之。德不足以服衆，則天下叛之。此古之所謂德教之於民也。

之常，其有。燭，其主。其地險峻，不可攻取。昔者先王將建國，必先定都。故曰：大德小服，小德大服。蓋德足以服衆，則天下歸之。德不足以服衆，則天下叛之。此古之所謂德教之於民也。

其地險峻，不可攻取。昔者先王將建國，必先定都。故曰：大德小服，小德大服。蓋德足以服衆，則天下歸之。德不足以服衆，則天下叛之。此古之所謂德教之於民也。

張德興碑記

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二日苗焚劫麻陽白巖三山石
版巖鄉勇張德興方病起聞之請偕諸勇士往追撲
首領鄭尚德不許興曰食軍粟而避鋒鏑豈得爲勇
我病已痊正思自効奈何弱視我遂奮勇前驅鎗斃
一苗羣苗以矛刺之蹶而起傷及股再戰力困乃死
諸鄉勇負屍還葬西關外官山十六年縣令曾君詳
請優卹並表其墓

屏陽縣志卷之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改建學宮記

胡鑑

道光改元之七月鑑奉

新天子命來視麻陽事始至即謁

夫子廟堂見其屋墜剝不治將就傾圮竊俯仰其間而有志焉維時司教者爲楊君登訓亦切切爲余言且云天下廟祀唯

夫子得用王者禮今其廟不南向於禮爲不稱亟宜改圖議固屢建而楊君於三年以保舉卸篆去余亦於是年得卓薦明年初夏入都其議中輟朱君朝獻踵楊

君秉鐸茲邑者也讀書治事知所先後鑑回任首以
此事商之朱君言曰邑中事宜急者固無逾此孝廉
聶師陶明經張鳳猷鄭學周龍應周諸君嘗數來言
顧舉動約萬金麻陽爲縣斗辟又素苦瘠貧恐難遽
給其費請姑待之至八年秋朱君謂余曰秋成豐稔
士氣欣欣可以集事矣則敬應之曰諾於是相與各
捐廉以倡之集邑士紳於明倫堂議之縣之士與其
徒皆自以爲得發憤於此遂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或
勸捐或獨力建造是年七月始事明年五月工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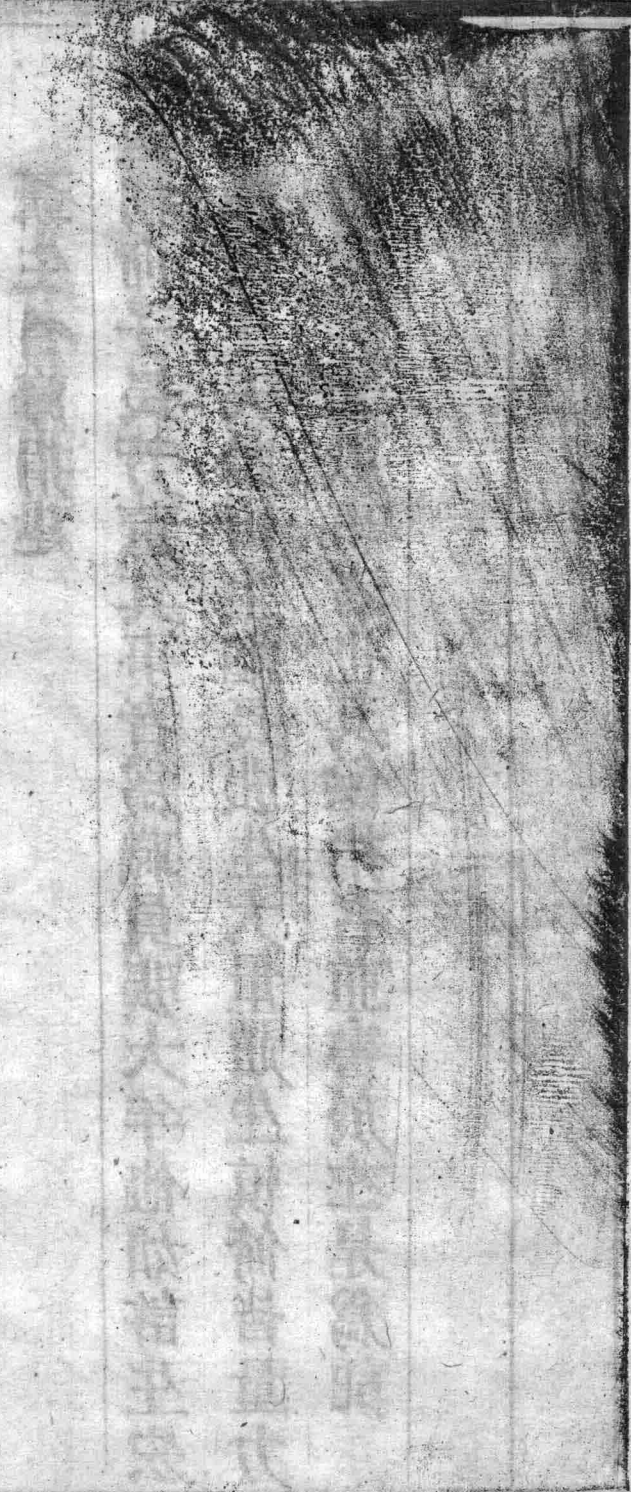
時鑑適有擢晃州判官之信因敬偕朱君率多士落成而舍釋菜焉旋即解任去今年朱君書來謂余不可不以一言記鑑惟

國家隆師重道命郡縣遍立學校祀先聖先賢先儒其中蓋將使學者駿奔對越知嚮往焉庶得置此身於聖賢之途而非徒奉俎豆周旋彬彬爲故事已也顧爲吏者因循厥職卽欲興作之役能以時就亦往往難之鑑以元年來茲邑時卽議葺脩乃遲之又久而後克覩其成嚮使先四年而去於化民訓俗之先

務毫不克身與其事則負戾深矣今也賴朱君倡導
於上邑之人相助於下勉勉焉襄事其間用告萬一
無罪於夫子與其邑之人鑑之幸也抑猶願邑之
人瞻仰宮牆以大變其耳目養其外益齊其內焉鑑
宰茲邑以知此邦多良士况嗣余職者近得良有司
而朱君又夙嫻課士人材風俗必更進於往日固無
俟鑑之持空言勉勵爲也然而鑑之所企慕者亦匪
薄矣是役也首士共八十餘人總其成者爲聶君日
省陳君朝咏張生希鳳倫脩捐建戟門及各宦鄉賢

祠爲聶生名琛捐建東西兩廡及金聲玉振閣者爲
聶生名海捐建

崇聖祠命子長芳董其事者爲職員張大年他如許生宏
極田生天麟田生繼長張生大量趙生慎脩皆量力
捐輸奔走厥事者也其餘捐名並書於左是爲記



屏風集示卷之十

復脩城池記

邑城傾頽垂七十餘年矣前令尹屢議復脩以艱於
費卒不果同治乙丑夏余蒞斯土適警隣氛謀有以
脩治之亦以無費不及辦今歲正二月黔苗兩逼城
西南隅幾瀕於危幸附郭堡牆甫築成得憑守無虞
然以不完之城郭禦方張之寇盜終未可依爲固也
爰董率紳民設法捐資鳩工葺補更砌土爲堞慎封
守焉是役也雖弗克臻完備亦聊以固吾圉爾同治
七年歲次戊辰夏六月知麻陽縣事古鄂吳兆熙識

太平歲火以興夏六月賊亂則...
 守營... 此道... 反... 前... 不... 國... 同...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extremely faded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自... 十... 年... 家... 例... 命... 兵... 調... 船... 影... 似... 見... 縣... 領...
 對... 似... 斷... 續...

復脩麻陽城記

麻於楚爲極西一隅麻之西與苗接防苗者視麻安
危麻不守辰沅震綏靖方鎮皆失險矣咸豐後近事
可徵不必遠稽乾嘉前也同治戊辰冬余來宰茲土
動莒小而陋之慨謀卽城基重新之資保障焉於時
黔隴之萑苻未靖沅湘之援師競出軍儲徵調急於
星火上無可請之帑麻邑峯巒攢簇地瘠民貧兵燹
捐輸流離困頓蓋藏旣寡器竄偷生下鮮樂助之貲
然崇墉不樹吾圉奚固版榦西撤擗堞東頽職司羞

也敢不自勵乎已巳夏迺合二三紳耆相度高卑估
計工料籌經費集匠作時因備邊勇丁未撤勵以負
畚荷鍤之役費愈節焉基以巨石砌以厚甃甃之裏
填雜泥石其故城之石可用者贅之內向而稍欹焉
厚一丈餘高與之等表裏堅緻如一乃鋪平石於上
以避雨雪之侵潢堞樓俱備庶幾乎鐵甕比完扼茲
要衝也歷時過久未獲如艾獵城圻三旬之速者以
費非宿備節節籌之既恐程期迫而民勞甚亦懼求
效速而工力疎也其同時督工者教諭永綏王振玉

典史大興沈景賢千總鎮算吳天恩外委永綏姚先
明會計出入者邑紳田荆華黃定禮張志廣郭元拔
例得書名其急公輸貲之戶工竣泐各碑陰茲不備
載同治八年己巳秋七月知縣事貴筑姜鍾琇記